

# 被附後的釋放(倪柝聲)

## 目錄：

- |            |             |
|------------|-------------|
| 01 前言      | 02 被動與被動的危險 |
| 03 信徒的誤會   | 04 戰場的心思    |
| 05 心思被動的現象 | 06 心思的拯救    |
| 07 完全的自由   |             |

## 前言

這麼多年以來，我們發現信徒的被附是可能的。不過有的是一點的，有的是更多的。這一本書是從《屬靈人》裏分出來的，專門為·幫助被附的人。

普通的人並不必要讀這一本書。一個神經衰弱的人讀醫書時，會發現自己這個病也有，那個病也有。一個心理衰弱的人讀這本書，也會以為自己是被動，是被附。但是，事實上，他並沒有。

一個人在受聖靈澆灌，與超然的有接觸之後，如果發現自己有了許多反常之事，就非讀這本書不可。這裏頭有亮光、有真理，可以釋放被附的人。

我的盼望是這本書能落在有需要的人手裏，而沒有需要的人則看不見這本書。但願神憐憫。末了，我相信聖靈的澆灌；但是，弟兄們，要防備仇敵的假冒。——倪柝聲《被附後的釋放》

## 第一章 被動與被動的危險

今天的信徒缺乏兩種的知識；因·這缺乏的緣故，叫他們陷入無窮的苦惱，而不能自拔。「我的民因無知識而滅亡」(何四 6)，真是為今天的信徒寫的。有許多知識——人所稱為知識的知識，不過都是人世的理想而已，所以是沒有用處的。但是，在此之外，還有一種真實屬神的知識，是信徒不可不有的；不然，結局就大受損害。最令人難過的，在今天愚昧這樣普遍的時候，信徒還不謙卑在神面前，還不尋求神所啟示的真理，依然自高自大，誇口自己聖經的嫻熟、經歷的眾多。一方面自己陷入危險而不知回頭，別人陷入絕境而不知拯救；而另一方面卻自誇其知識的豐富，這是何等的可憐呢！這兩種知識，就是：(一)邪靈作工的條件；(二)屬靈生命的原則。就是因為信徒愚昧的緣故，就叫撒但和牠的邪靈得·最大的利益，而叫神的教會受·最大的苦害。

**【被鬼附】**我們知道四福音書裏有許多被鬼附的事的記載，我們也知道現今還有許多的「外教人」是被鬼附的。我們如果對一位信徒說，基督徒是會被鬼(或稱邪靈)附的，他必定很驚奇。普通信徒都以為

惟獨外教人才有被鬼附的可能，我們基督徒是不會的。此外還有一個誤會，就是如果是被鬼附了，就必定要像瘋人那樣的癲狂。豈知聖經告訴我們，鬼不只使人忽然跌在水裏，忽然跌在火裏(太十七 15)；也有的不過使人腰彎(路十三 11)而已，其人還是很文雅、很安靜的。

現今的信徒知道他們是有受引誘、受試探、受攻擊、受欺騙的可能，卻不知道他們也有受憑依——被鬼附——的可能。這都是因為他們在信道初步的時候，得了許多錯誤的教訓，以為基督徒有了基督，是不會被鬼附的，以為只要看基督徒並沒有發狂，如外教人那樣的癲狂就可知了。這樣的教訓是聖經所沒有說的，並且是聖徒的經歷所不許的。因為神的兒女對於邪靈的事太模糊，就叫邪靈改變了外貌，而附在信徒身上。今天被鬼附的信徒數目之多，真是人所意想不到的，卻也是一件不可更變的事實。

到底甚麼叫作「被鬼附」呢？明白這一句話的意思之後，就叫信徒知道基督徒有被鬼附的可能的。「被鬼附」或簡稱「被附」，意思就是「邪靈依附在人身上的全部或局部」。邪靈是附在他們所得的地位裏，無論地位是何等的微小，只要有了一個立足點，他們便可以往前作工，得全人。普通的信徒都以為被鬼附的，必須都像福音書裏所記幾個極厲害的才是，卻不知道那些都是極端的。並且，照福音書看來，人被鬼附，所受苦害的程度並不一樣，有的竟然相差很遠。上面提起的兩個，就是完全不同的。

聖徒——完全奉獻的聖徒，也能被邪靈所附，一如別人那樣。這是因為聖徒在許多的時候，竟然不知不覺的履行了邪靈作工的條件，因而就被邪靈所憑依了。今天有很多的信徒都是被鬼所附的，不過他們被附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但是，他們自己並不知道；他們不過將他們特別的反常經歷算為「天然」的，或者以為是出乎「自己」的，或者以為是出乎罪惡的。他們所以把他們的經歷如此解說的緣故，乃是因為這些經歷的外面並不像出自邪靈的。

在神所造的一切事物裏，都有定律，意思就是事物的活動乃是順一定的規則的。邪靈作工也有一定的規則。有一因，必生一果。邪靈作工的條件，如果有人履行了(不管他是有意履行，如巫婆、交鬼者、扶乩者，或者是無心的履行，像基督徒這等的人)，邪靈就必定在其人身上作工。我們應當知道，邪靈所有的活動是有定律的。只要人履行了這定律所要求的條件，這人就可立即得邪靈的活動。這是因果之道。火會灼人，水會淹人，乃是一個定律。斷沒有人把自己放在火裏而不受灼，浸在水裏而不被淹之理。對於邪靈的工作也是一樣。只要你履行邪靈可以憑依在你身上的條件，邪靈就必定憑依在你身上。既然有了因，就必定有果。不論你是基督徒與否，只要你履行了邪靈的條件，牠們就要作工。邪靈乃是附在一切履行牠們作工條件的人身上的，所以基督徒不能因其是基督徒而脫離這樣的危險。基督徒如何不能把自己放在火裏燒、水裏浸，而說因我是基督徒，所以必定不傷不死；也如何不能履行了邪靈作工的條件，而說因我是基督徒，所以必定不會被鬼附。火要燒灼一切把自己放在火裏面的人，水要淹溺一切把自己放在水裏面的人，邪靈也要附在一切給牠們以憑依地位的人——不論這人是否基督徒。

因此，信徒如果給了邪靈以可作工的機會，邪靈就必定不稍退讓，而趁機會，附在信徒的身上。

到底邪靈依附的條件是甚麼呢？人如何才會得邪靈的依附呢？人履行了甚麼條件，才會得

邪靈作工呢？這是最緊要的問題。聖經稱這條件為「地位」(弗四 27)。這「地位」或「地步」，就是在人身上所留下空曠的地方，為·邪靈的。這地位就是邪靈在人身上所得的立足地。邪靈是照·牠們所得的地位而依附於人。牠們所得的地位有多少，就依附在人身上多少。不論這地位是在外教人身上，或是在基督徒身上，鬼都是要因之而依附在其人身上的。凡人身上給邪靈以可攻之點、可侵犯的機會、可立足的所在，都可通稱之為「地位」。人如果以地位給了邪靈，他就不能不被邪靈所附。有了因，就必有果。信徒如果以地位給了邪靈，而尚倚靠自己是基督徒，以為不至被附，乃是已經深受邪靈欺騙的了。

總括說來，信徒給鬼的地位就是罪。罪包括所有的地位。信徒容留罪，因而容留在罪後面的邪靈。無論甚麼罪都是給邪靈以地位的。不過罪分為兩種：一是積極的，一是消極的。積極的罪就是人所犯的罪，就如：手作壞事，目看邪色，耳聽淫聲，口說穢語。這些就是給邪靈以附在手、目、耳、口的機會。人在身體的那一部分犯罪，都是招請邪靈來那一部居住。對於積極的罪如何與邪靈發生關係，我們應當注意三件事：(一)有的罪犯了，但並沒有邪鬼的依附；(二)有的罪犯了，叫邪鬼來依附；(三)有的罪犯了，是因已被邪鬼所依附。信徒如果是因犯罪而被邪鬼所附的，他就當專一的棄絕那罪，將那地位收回之後，就要得·拯救。不然，他就要看見他所給邪靈的地位，逐漸加增，以至全人被附。許多信徒所以接受了十字架同死的事實之後，依然不能脫離其容易纏累的罪，就因為他們的病原還不只是「肉體」的問題而已，乃是有超然的邪靈依附在他們身上。

因·積極犯罪，而給邪靈以工作的機會，乃是比較容易領會，也是普通信徒所相信，並且是在本書所要說的範圍之外的，我們就不多說。我們現在要注意罪的消極方面所給邪靈的地位。這是現今信徒所最不明白，也是最常如此錯誤的，所以我們要詳細的說。

罪有積極和消極的分別。普通的思想都是以積極的罪為罪，消極的罪不為罪。聖經除了說各種的不義，就是各種從人所主動而行出來的不義是罪之外，聖經也說，「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雅四 17)。聖經不只以人所行的為罪，聖經也以人所不行的為罪。罪是邪鬼依附(以下簡稱「鬼附」)的地位。所以除了積極去行的罪可作鬼附的地位之外，消極不行的罪，也是鬼附的地位。

這一種消極的罪所給邪鬼的地位，就是信徒的被動，不用和錯用自己的任何部分，在神看來都是罪。神賦予我們各種本能，並非為·錯用，也不是為·不用。信徒不用自己本能的任何部分，而使之陷入被動，都是給邪靈以代替信徒使用的機會，這就叫作鬼附的地位。所有信徒雖然承認罪是被鬼附的條件，他們卻不知道被動也是罪之一種，也是被鬼附的條件。地位既給，就不能不被附。既被附，就不能不受苦害了。

**【被動】** 外教人和屬肉體的信徒被鬼附的原因，多是因為罪；但是，在奉獻的信徒中被鬼附的主要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被動」。被動的意思，就是意志不再活潑的管理他自己的靈、魂、體，或其中的任何部分；並不用意志揀選一切與自己有關係的事應當如何。被動的意思就是與主動相反。信徒的被動有兩方面：(一)失去自治——不能管治自己的全部或局部；(二)失去自由——不能自己作主，以與神的旨意相合。信徒的被動就是信徒不用自己各種的本能，而任令陷入被動的地步。他雖然有口，他自己卻不肯說話，要聖靈用他的口說出話來。他雖然有手，他自己卻不肯使用，要神用他的手。他不肯

動他自己的任何部分，乃是要神來動他。他以為自己是完全奉獻給神的，所以，他不再用自己的任何部分。他就是這樣的陷入被動，使邪鬼能夠欺騙他，而附在他被動的肢體上。

許多信徒誤會了與神意志聯合的意思。他們以為與神聯合，體會神的心腸而不要自己的意思，是要被動的順服神。他們以為自己的意志應當取消，叫他們變成一個好像機械的人。他們以為順服神的意思，就是自己不應當再用自己的意志，也不應當藉自己的意志使用身體的任何部分。他就不再揀選、定規、運用自己的意志而行動。在外面乍看一下，好像這是一件極大的勝利，因為一個本來是固執己意的，現今忽然變作非常的順服——像水那樣的較弱。在一切事情上，他竟然連意見都沒有了，完全聽從命令。他不用自己的心思，不用自己的意志，也不用自己良心的分別，乃是作一個完全聽命的人——神甚麼時候動他，他甚麼時候就動。但是，這就是被鬼附的動機。

信徒既這樣奉獻給神，他就自然的陷入一種被動的狀態裏。他自己甚麼都不動，終日就是安靜的等候外來的力量來動他。當有外面的力量來動他時，他才動；不然，他就依舊寂靜。這樣的情形繼續到很久的時候，他就要看見，就是在有的時候，他是應當動的，只因沒有那外來的強制力量，他竟然不能動。或者他自己也愛動，卻因沒有外來催促的力量，就也不能動。這樣久而久之，他要看見，如果沒有一種外來的力量來動他，他自己是一步不能動的。就是有時意志好像也是愛動的，但是，好像受了甚麼壓制一般，在身上有了一種捆綁，叫自己不能照所愛動的而動。必須等到那一種外來的力量催促時，他才會動。他自己並沒有一點活動，就是愛動也是不能。

**【信徒的愚昧】**當信徒深深陷入被動的時候，在他看來，他乃是順服神。豈知邪靈就是利用人被動的狀態，來成功牠們的詭計。信徒以為他必須這樣的被動，才真是順服神，才真是完全與神在意志上聯合。他卻不知道神用不他的被動，用得他被動的就是黑暗的權勢。不但如此，神是要信徒用他自己的意志活潑的與祂同工，這是聖經所常說的。「人若立志遵祂的旨意行，就必曉得……」(約七 17)。「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約十五 7)。神並不抹煞我們的意志。

我們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神從來不侵犯這個，也不改變這個。祂要人活潑的與祂同工。祂雖然要我們順服祂，但是，祂並不抹煞我們的人格。(註：本書用「人格」二字，都是指「人的位格」說的，並非指「人的品格」說的。)祂乃是要我們出主張來要祂所要的。祂並不代替我們要，而叫我們的意志陷入死寂的狀態；祂需要我們最活潑的與祂同工。神喜歡人達到他受造時的極，就是他的意志完全自由。神的創造是給人有自由意志的，神的救贖是叫人恢復自由意志的。神在創造時，既不要人機械式的服從祂，因此，在救贖之後，就也必定不是要人變作機械聽祂指揮。實在，神的偉大並不需要人變作木石來順服祂。祂的方法，乃是藉祂的靈在我們裏面運行，使我們願意順服祂；但是，祂絕不代替我們出主張。這裏的分別，真是不可以道里計的。

神在人身上的工作，需要人意志的合作；撒但在人身上的工作也是一樣。當神造人的時候，祂喜歡人有自由意志，所以就使人有自由意志。意思就是人有權柄揀選，定規一切關乎自己的事。神雖然是宇宙之主，但是祂卻喜歡受限制，而不侵犯人的自由意志，強迫人忠心於祂。照樣，如果沒有人的同意——不論其有心無心，撒但也是不能佔據人的任何部分的。神和鬼需要人意志的允許，才能在人裏面作工。當人「要」一件善事時，神如何為之成功；照樣，當人「要」一件壞事時，邪靈也如何

為之成功。這就是我們在伊甸園裏所看見的。

當人未重生時，他的意志是作撒但的奴隸，不能自由。重生而又得勝的信徒，他的意志是自由的，能以揀選一切屬神的。但是，撒但對於這一種的人是不肯罷休的，所以牠就想法子來得。牠們。牠知道，牠不能叫他們公然允許邪靈進入他們裏面而管治他們；所以，牠就用詭計來得。這個必須的允許。注意：撒但必須得。信徒的允許，但是信徒又是必定不肯允許的，所以，牠只能藉。欺騙的手段而偷得這允許。邪靈如果沒有得。人意志的允許是不能進來的；至於牠們進來多深，也是照。人意志的規定。

邪靈知道那一位信徒是完全順服神的，是肯跟從神道路，願意出代價的；牠就假冒神的自己，假冒神的聲音，假冒神的工作，假冒神的同在，來欺騙信徒。在一班與靈界有了接觸的信徒中，多是因為接受了感覺上的超凡經歷，以為這些都是出乎神的，因而也接受了許多邪靈的假冒，以致陷入危險。信徒就是這樣的受欺，接受邪靈的假冒，信以為真，以致允許其繼續在他身上作工；起初不過是受欺，但是允許之後，就被動的讓其作工了！邪靈就是這樣的得。人意志的允許，就使信徒往下再受牠們的欺騙，而在心身的某一部分受牠們的依附。被動是鬼附的頭一步。

信徒如果知道邪靈作工的條件和屬靈生命的原則，就不致陷入這樣的危險。都是因為信徒不知被動是予邪靈以便利，也不知道屬靈的生命需要活潑的意志與神同工，就讓自己的意志變作被動。我們所當特別注意的，就是神從來沒有用祂的旨意代替人的意志。神並不肯替人主張。人所作的，人自己應當負責。

實在說來，如果沒有邪靈在那被動的人身上作工，就「被動」不過是懶惰、不活動而已。在平常的「不活動」裏(意思就是沒有邪靈在那裏作工)，就這位不活動的人，無論何時都是能以活動的。但是，當他陷入被動而被鬼附時，就他雖然要——自己的意志要——活動，也是不能的。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見撒但和神在人身上作工不同的地方。神雖然要人奉獻給祂，然而要人用他全人所有的本能，與祂的聖靈同工。撒但乃是要人的意志完全被動，停止所有的動作，讓邪靈代替他動。神要人主動的、有意識的願意、揀選、遵行祂的旨意，叫人的靈、魂、體都是自由的；撒但乃是要人作牠一個被動的奴隸。神是要人自主——自由，有意識的作自己的主；撒但乃是要人作牠的傀儡、機械。神從來用不。人停止他的活動才能作工；撒但卻要人完全被動，停止活動。神要我們有意識的與祂同工；撒但要人被動，牠才好強迫人順從牠。神所要求的，乃是人停止他罪惡的——無論是出自性情或是生命——活動，因為惟獨如此，人才能與聖靈同工；但是撒但要人停止所有的活動——連魂的功用都在內，因為牠要替人活動，人除了作沒有意識的機械之外，是甚麼責任都不負的。

最可怕的，就是信徒不知道神在人裏面和藉。人作工的原則。他們以為神要他們變作木石那樣的死，隨。神的調動。他們以為應當完全陷入被動的狀態中，自己不會主張甚麼，就是毫無意見的隨。神的支配。他並不知道，神造人時，神是給人有自由意志的。神不喜歡人的意志在祂之外有所要求，有所活動；但是，神也並不要人沒有主意，變作機械來順服祂。如果信徒的意志是要神所要的，神就滿意了；神並不要求人變作一個沒有意志的人。有許多的事是信徒自己應當作的，神並不替信徒作。現今有一個錯誤的教訓，就是以為我們應當把所有的事都交托祂，讓祂替我們作；以為我們連手也不必自舉，腳也不必自動，神要替我們舉動；以為我們應當完全順服我們裏面的聖靈，讓祂替我們安排

一切，此中並非沒有真理，但是，此中所攙雜的錯誤，恐怕比真理還要多(下章要說其詳)！

**【危險】**因為信徒這樣無知的緣故，他就受了黑暗權勢的欺騙，因而不知不覺的接受了撒但的詭計，同時，履行了邪靈作工的條件，就被鬼附了。我們應當注意這裏的次序，因為這是最緊要的：(一)無知；(二)受欺；(三)被動；(四)鬼附。這樣看來，信徒的無知是鬼附的最初原因。都是因為信徒不知邪靈作工的原則和聖靈的要求，所以撒但才有欺騙的可能。如果信徒知道甚麼是真理，知道如何與神同工，知道神作工的規則，就不至於接受撒但的欺騙了。因為受了邪靈的欺騙，就以為全人應當被動，讓神從他身上活出來，工作出來；就接受了許多邪靈超凡的表顯，以為這些是屬神的了。因此，就受欺更深，得·邪靈依附在身上。

信徒要知道：(一)每一次將地位給邪靈，都是招請邪靈進來的；(二)邪靈進來之後，就必定有牠們的表顯，意即有牠們的活動；(三)信徒如果誤認了這些活動，而不知其是出自鬼魔，就是將更多的地位給邪靈，因為信徒已經相信邪靈更多的謊言了。這是一個圓週的：自始至終，週而復始，叫信徒被鬼附的程度一天深似一天。信徒一陷入被動——將地位給邪靈——之後，他的危險是不可盡言的。

當信徒陷入被動，自己不揀選一切關乎自己的事時，他就要被動順服一切從環境臨到他身上的事。他以為神現在代替他在環境和在與他有關係的人身上出主張，他只要被動的順服。一切臨到他身上的事，都是神的旨意，是神所安排的，是神所給他的，所以，他就是靜默的接受一切。過了一時，在他日常的生活中，他竟然不能揀選甚麼；在許多應行的事上，他竟然不能決定甚麼，也不能主動甚麼。他懼怕說出他自己所喜歡的，更不願意說出他自己所定規的。別人能夠揀選、定規、主動、行為，他卻如水上的浮萍，任憑風浪的吹送。他最盼望的，就是有人代替他出主張，或者環境為他安排的只有一條路好走，用不·他出主意揀選。他受人的強迫去作甚麼，反倒是他所願意的，因為這樣免得他操心。他寧可受環境的強制去作甚麼，勝似環境給他自由，讓他揀選，因為他覺得揀選是很難的。

當他這樣被動之後，就是要他稍為決定一件極小的事，在他看來也是極重的擔子。他總是要得·外面的幫助，使他能以定規一件事。他自己覺得非常難過，因他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好像都不能應付一般。人對他說話，他好像是難以理會的。如果要記住一件事，或回憶一件事，他就覺得很苦；如果要他決斷一件事，他就手足無措；如果商議要作一件事，他就非常覺得恐慌，因為他被動的意志是不能負這樣的重責的。他自己的意志就是這樣的薄弱，他不是等環境的幫助，就是要人的幫助。但是，如果總是由一個人幫助他，他一方面雖然喜歡這人這樣的替他主張，同時他卻要覺得這人是擄掠他的意志的。在這樣等候外來力量幫助的時候，也不知道空花了多少的光陰。然而，我們的意思並非說這樣被動的信徒是不喜歡作事的。在受了一種衝動的時候，他就要作某件事，或者以為他能作某件事；但是，當他應當活動的時候，那衝動停止了，他就覺得他的力量是不夠的。許多有始無終的工作，大概都是因·意志是被動的。

這樣被動的狀態是何等的不便當呢！在這樣的時候，信徒必須有許多的字條，才會使他記憶；必須開口出聲，才會幫助自己思想；還有其他百十的「·杖」為信徒個人所發明的，用以扶助自己過日。到了最終，信徒就要看見自己的感覺逐漸麻木；在不知不覺中有了許多希奇的嗜好和習慣；與人說話，不敢直視對人；彎·腰背走路；如果不是極端顧念身體的需要，就是極端壓制身體的需要；作

事不用或不全用自己的心思、意志、理性和想像。

信徒因為愚昧的緣故，不知道這些病症都是從被動和鬼附而來，就以為這些不過是自己天然的軟弱。信徒自慰，以為這是因為他沒有別人所有的「恩賜」，他的「秉賦」與人不同，他的「本能」不及人，所以，他如此是無足怪的。豈知道這都是邪靈的謊言，要使他受欺更深而已。他不敢作工，不敢承當甚麼事，因他以為自己是「畏事」的、「神經軟弱」的、「沒有口才」的、「不會思想」的、從前「工作過度」的，或者「身體力量不足」的。他從來沒有問過，為甚麼別的信徒不會如此呢？為甚麼恩賜更不如他的人都不會如此呢？為甚麼他自己從前並非如此呢？他以為這些都是「先天」的、「自然」的、「秉性如此」的。豈知這些不過是邪靈的工作而已。這樣的愚昧，叫邪靈可以得·更多的地位，而使信徒受更多的苦。

黑暗的權勢知道信徒現在的情形，就在他的環境中造出許多難處，來纏擾信徒。信徒的意志既是被動，不能作工，邪靈就常把信徒放在必須用意志的地位上，來挫折信徒，使他在人前鬧成笑話。信徒此時是籠中之鳥，邪靈好像頑童，隨·自己所喜好的來戲弄。牠們總是興風作浪，用許多的事來與信徒為難。信徒現在竟然沒有力量提出抗議並抵擋。他的環境越變越壞，也越沒有意思。信徒是有權柄對付的，但是，他卻一聲不響。黑暗權勢逐漸得手，使信徒從無知、受欺、被動、被鬼附，而受鬼的苦。然而，神的兒女竟不知這樣的光景必定不是神給他們的，反而被動的接受。

在信徒達到這樣的光景時，他在不知不覺中也許要倚賴邪靈幫助他。我們已經知道，他自己(裏面)是如何的沒有力量來出主張，乃是靠外面的力量來扶助他。許多時候，信徒因·被邪靈所磨難(自然他自己不知是邪靈)，反倒盼望平常幫助他的外面力量趕快來幫助他。邪靈要信徒被動，就是為·這個目的。信徒身上各種不用的本能，都是在邪靈的手中，現今如果用出來，就是叫邪靈有機會從信徒身上顯明牠們的自己。邪靈是最喜歡代替人出主意的。人既這樣的仰望牠們，牠們自然是不拒絕的。牠們就常在這樣的時候，將已經想好的思想注射入信徒的心思，將各種的異象、奇夢、聲音、亮光、火焰，和斷章取義的經文，更多的給信徒；藉·這些，代替信徒出主意、定規。信徒不知箇中情形，反倒以為這真是神的啟示，是合乎神旨意的，並且用不·自己苦痛地來定規決斷的，便貿然順從。邪靈是最喜歡幫助人不用思想，不用意志，而糊裏糊塗的隨·外面的啟示去行；所以，他們最常將這樣神奇的事情給信徒。

最可憐的，就是信徒不知神作工的原則並非如此，因而在他這樣受欺騙的中間，反以為他是順服神的。在這樣的時候，信徒就會：(一)相信邪靈，(二)倚靠邪靈，(三)順服邪靈，(四)奉獻自己給邪靈，(五)聽邪靈說話，(六)向邪靈禱告，(七)受邪靈引導，(八)接受邪靈的信息，(九)接受邪靈所給的經文，(十)與邪靈同工，(十一)為邪靈作工，(十二)幫助邪靈成功其心願與工作，而以為自己是這樣順服的對神，這樣忠心的為神。一件事應當注意的，「獻上自己作奴僕，順從誰，就作誰的奴僕」(羅六 16)。如果信徒在名義上是奉獻給神，而在實際上是將自己奉獻給邪靈，就難免作邪靈的奴僕了。他雖然是受欺騙的，然而明明是他自己把自己獻給這假冒的神，所以他沒有法子卸責。信徒應當知道，他如果不照·與神交通的條件而與神來往，反照·鬼附的條件而與神來往，就他的禱告，乃是禱告給邪靈聽；他的奉獻，乃是奉獻給邪靈；他的倚靠，乃是倚靠邪靈。雖然他心裏以為他是與神來往，他所得的是從神來的；但是，在實際上，他是與邪靈來往，是接受邪靈的「恩賜」。

信徒因為貪求感覺上的與神同在和其他經歷的緣故，邪靈就欺騙他，以假冒的給他。他因無知，便貿然接受，以為是出自神的，因而使自己陷入被動。當信徒陷入被動的時候，他以為他自己不必動，有神為他動；所以，他就不動，相信神要為他動。但是，神並不來動他；因為神是要人活潑的與祂同工的，神不要人變作一個沒有意識的機械。邪靈因·信徒履行了牠們作工的條件，就來動他。人自己不動，神也不動，所以邪靈來替人動。信徒必須知道，當他在靈的直覺裏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之後，需要他的全人都活潑的來遵行神的旨意，並不可被動。當信徒被鬼附之後，他雖然自己不知自己的實情，也許以為自己是最屬靈的，有許多超奇的經歷；但那些在主裏經過訓練，有屬靈鑒別力的人，就知道這樣的信徒，在別的事上雖然是超奇的，但是其人必定是有「二重人格」的。二重人格就是人被鬼附的明徵。

**【二重人格】**二重人格，意思就是一個人裏面有兩個人格，或者兩個主人，這與我們平常所說的新我與舊我是不同的。在一個深被鬼附的人身上，我們能夠清楚看見這「二重人格」的作用。當人被鬼附到極端的時候，我們看見好像另外有一個頭腦管治這個人。他要作出與他天性相反的事，他的身體上好像是被一種外來的力量所抓住，神經和肌肉不從心的伸縮發抖，口裏說出本人所不知或稍知的話語，聲音好像是另一人的。在許多被鬼附的外教人身上，我們能看見，鬼在人身上的表顯(一般人稱之為「來」)，是隔了一時才有一次的。在鬼沒有「來」的時候，人是安靜的、如常的；但是當鬼「來」時，就立刻改變了常態，如同瘋狂一般。在這裏我們能夠看見一件事，就是：當人被鬼附時，他是有二重人格的。意思就是在他本人之外，還有一個人在他裏面使用他的魂和體的各機關。當鬼表顯的時候，幾乎是鬼操了全權在那裏活動，人自己的人格並沒有加入。所以許多被鬼附的人，在鬼去以後，並不知道他剛才在鬼來的時候，所作、所說、所表顯的是甚麼。這是因為剛才才是鬼的人格在那裏活動，人的人格沒有活動，所以人的人格就不知或不全知剛才的經過如何。

但是，鬼的「表顯」有時是很文雅的。在不少的時候，鬼使人說話行事一如常人，其實乃是鬼的人格在那裏活動，人的人格依然是冷靜的。在這一種的表顯之中，我們常常誤會以為這是人自己作的，難得知道乃是鬼在那裏活動。乃是當鬼有一種反常的表顯時，我們才知道二重人格是如何在一個人身上發現。

在被鬼附的信徒身上，也是有這二重人格的。不過因為信徒被附的程度不同，所以這二重人格也就隱顯不同。在那受欺最深的，邪靈竟然能支配其人身體的全部，使之發抖，使之火燒，使之有各種奇異的感覺，摔之倒地，使其口說人所不知道的方言，使其耳聽人所未聽的聲音，使其眼見人所未見的異象。同時其人依然在靈裏可以非常平安，可以與神交通。信徒不察，以為自己依然會這樣的與神接觸，所以這種表顯必定是出自聖靈的。

豈知：(一)聖靈從來不代替人而用人身體的任何部分。當保羅看見異象時，他還能管治自己，所以他自己還能說話(徒九 5)。彼得看見異象的時候，也是心思清楚明白，自己會自治的(徒十 9-16)。就是約翰看見異象的時候，也是能自治的，所以他才能把啟示錄寫下來。他起初的仆倒在地，乃是他受不住主的榮光；但當主加給他力量之後，他就起來；他會記得他所看見的，並不像今天自稱被聖靈摔倒在地的人，不知當他倒地時是作甚麼，是有甚麼經歷。(二)這位信徒有聖靈住在他的靈裏，同時他



的身體乃是被邪靈所附。所以，他有這二重人格的經歷。他在靈裏與神交通，邪靈卻在他的身體上表顯牠們的工作。信徒絕對不可因為他自己在靈裏是會與神交通的，就以為外面身體的作為乃是神所賜的。當知因他是已重生的，所以他的新生命是會長久與神交通的。一件事是定規的，真正被聖靈充滿的生命，並沒有這二重人格的經歷。所有的「二重人格」，都是表明其人是被鬼附的。

在那受欺較淺的人身上，二重人格並沒有那麼明顯。不過，有時好像在他自己之外，還有別的人抓住他的本能。許多自己沒有想起的思想會源源而來。自己的意志好像是痿痺的，麻木的，不能出主張、揀選、定規。自己的想像力和記憶力，好像是被人封鎖了，甚麼都不能記憶思想。自己的理性好像有點冷硬，不知道如何推敲。許多不從心的話語，舉動和態度，竟然完全出乎意志之外，不能支配。這些是二重人格更隱藏的表顯。

二重人格的意思，就是有兩個獨立的、成位的人格。意思就是不必人用他自己的意志主張甚麼，人的魂和體的全部或局部，竟然會活動。意思就是在人的意志之外，還有一個意志會直接管治人的魂和體。被鬼附的信徒，就是在自己意志之外，還有邪靈的意志在他裏面。被鬼附的信徒，乃是自己的意志被制，而邪靈的意志掌權。這就是二重的人格。

當信徒有這二重的人格時，在他身上就有兩種不同的能力。有時聖靈從他裏面的人發出祂的能力，有時邪靈卻從他外面的人發出牠們的能力。有時聖靈在他身上表明祂的恩典、祝福和亮光；有時，邪靈卻從他身上發出假冒屬神的作為，使人看見異象、狂笑、高歌、哀哭，或覺得有一種麻醉的快樂經過他的身上。今天這樣二重人格的工人真是不少！但是，會鑒別靈的人卻不多！撒但就是利用這樣的人來成功牠的工作。信徒只因其有許多是出乎神的，有許多是屬靈的，就不敢拒絕撒但藉·那人後來所加入的。他們就是將其中屬神的拿出來，以為這豈不好麼，而忘記了就是在這裏有了邪靈攪雜的工作。

撒但都是作攪雜的工作。撒稗子在麥子中，乃是牠一切工作的原則。牠不專傳謊言，牠也傳真理。牠用真理來鼓吹牠的謊言。並且，牠肯多傳真理過於謊言，免得牠的詭計敗露。當牠得手之後，牠就要將當初的成分倒過來。在多少的聚會中，我們都能看見這樣的攪雜。信徒必須學習如何分別，並試驗萬事；不然，就要受二重人格工人的傳染，也陷入被動，也被鬼附。——倪柝聲《被附後的釋放》

## 第二章 信徒的誤會

我們不要以為這樣被邪靈欺騙的信徒乃是最污穢的、卑下的、罪大惡極的。要知道這些人都是完全奉獻自己給神的人，乃是比平常的信徒更高一等的。他們是拚命似的順服主，願意出任何的代價來跟從主。因為他們是完全奉獻給主的人，而又不知如何與神同工，所以才陷入被動。不是他們這樣的人，還沒有被動的可能。有許多人自以為完全奉獻給神的，然而，他行事為人仍照他血氣生命的思想和理性，還是隨·己意而生活；這等人是不會陷入被動而被鬼附的。他們可以在別的事上給邪靈以地位，但是在順服神的意志上是不會以被動的地位給邪靈的。都是那些真實奉獻的人，不顧自己的利害，而願意聽從神一切命令的人，才有被動被附的可能。因為惟獨這一等人的意志最易陷入被動，才

肯完全順服所有命令他的，才有被動的可能。

許多人問說，神為其麼不保護他們呢？他們的存心豈非最純正的麼？神竟然讓忠心尋求祂的人被邪靈所欺騙麼？許多人以為在任何光景中，神都是應當保護祂的兒女的。豈知要得·神的保護，必須履行神保護的條件。信徒如果履行了邪靈作工的條件，神就不能禁止邪靈作工。神是一個遵守律法的神。信徒既然將自己——不論其有心無心——交在邪靈的手中，神就不能攔阻邪靈有管治信徒的權利。許多人以為存心純正就可以免受欺騙。豈知世上最易受欺騙的人就是存心純正的人。誠實並非不受欺的條件，知識才是。信徒如果不頭聖經的教訓而儆醒祈禱，以為只要存心純正就不會受欺騙，他就必定受欺騙。他如果受欺騙而履行了邪靈作工的條件，他怎能盼望神保護他呢？

許多信徒以為他們是屬主的，所以他們必定不會受欺騙；或者以為他們是完全奉獻給主的，是有不少屬靈經驗的，就以為自己是不會受欺的。豈知信徒這樣的自視甚穩，就是已經受欺了！信徒如果不是自卑一點，他就要受欺到底——被鬼附，反以為是充滿聖靈。被附並不是生命的問題，也非存心的問題，乃是知識的問題。都是因為信徒在他生命起初的時候，接受了太多理想的教訓的緣故，就叫聖靈難以將他所需要的真理指點他；或者因為信徒自己有了成見——對於解經的成見，就叫別的信徒難以將他所缺乏的亮光給他。信徒這樣的在危險中自詡安全，若非叫邪靈有作工的機會，就是叫邪靈可以繼續作工。

我們已經看見，被鬼附的原因是在乎被動，被動的原因是在乎無知。信徒若非無知，就不至於被鬼附。實在，「被動」不過是誤會的順服、誤會的奉獻而已，也可說是過度的順服、過度的奉獻而已。信徒如果有了知識，知道邪靈是喜歡也是需要人被動，牠們才能作工，他就不至於讓自己陷入被動，給邪靈以工作的機會。信徒如果知道神是需要人與祂同工，不要人將自己化作機械，就不至於讓自己陷入被動，而望神來動他。被附的信徒，多是因為無知，才弄到這個地步。

信徒需要知識來分別神的作為和撒但的工作，信徒需要知識來認識神作工的原則和撒但作工的條件。惟獨有這樣知識的人，才能保守自己脫離黑暗的權勢。撒但所藉以攻擊信徒的，乃是謊言，所以必須有真理來代替。撒但要將信徒留在黑暗裏，所以亮光必須照耀。我們所必須緊記在心的，就是邪靈和聖靈所有工作的原則是不同的，但是，他們每一次作工，總是照自己的原則而作。雖然邪靈是最會改頭換面的，但是，把他們所作的工合起來看，就能看見，外面雖然不同，裏面的原則總是一樣的。當我們知道了其中的分別之後，我們只要查察我們以往的經歷到底是從那一個原則得來的；從此，我們就能分別甚麼是聖靈，甚麼是邪靈。按·那一個原則而行的，必定是那一個靈。

因為信徒陷入被鬼附的地位都是因·無知，所以我們要詳細的看信徒平常所最誤會的幾件事：

**【與基督同死】**信徒的被動，有許多是因誤會了「與基督同死」的真理。使徒說：「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加二 20）信徒因之就以為最高的靈命就是無我。他們就以為他們應當失去他們的人格，不再有意志，不必自治，讓「我自己」完全死，變成一種機械來順服神。他們今後對甚麼都不應當再有感覺，應當消滅自己的人格，抹煞所有人生的慾望、興趣和愛好。他們應當真變成死屍一般。從今以後，沒有「他們」了，他們這個「人」已經沒有了。他們以為這裏的命令是要他們自磨、自滅、「自殺」，

叫他們不覺得自己和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情形、感覺、欲好、環境、狀態、安舒、苦痛等。他們只要覺得神在身上運行、作工、活動。他們以為向自己死，意思就是不再有自覺；所以，他們就將他們的「自覺」交給死，要死到甚麼都不覺得，只覺得神的同在。他們知道死是應當實行的，他們就在每一次有自覺時，專一的將自己交給死；每一次自己覺得有欲望、缺乏、需要、興趣、感覺時，都專一的克治它，叫它死。

他們以為：「我已經與基督同釘了」，所以我已經沒有了。「基督活在我裏面」，所以我已經不活了。「我與基督同釘死」，所以我已經死了，所以我現在應當實行死，意思就是我自己不再有思想和感覺。「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所以我的人格已經沒有了，現今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替我想，替我覺得，我就是被動的服祂，讓祂在我身上思想、感覺。但是，他們並不注意保羅在這裏所說的另一句話：「我如今在肉身活」。保羅死了，但是，保羅並沒有死！這個「我」已經同釘十字架，然而，這個「我」還是活的。保羅經過十字架之後，說：「我如今……活！」

在這裏我們看見十字架並不將我們的「我」消滅，我是永遠存在的。將來上天堂還是我這個「我」，並非別人替「我」去的；不然，救恩有甚麼意思呢？我們接受基督的死的意思，就是我們向罪死，並且也將自己的魂生命交給死，就是那些最美好的、最善義的、最清潔的，也應當交給死。神的意思，乃是要我們拒絕靠·自己天然生命而活的心，乃是要信徒靠·神而活，時時刻刻吸取神的生命以供給全人生活的需要。神並非要消滅人的各種功用，並非要全人陷入被動。反之，這樣的生活，需要信徒逐日的、專一的、活潑的、相信的運用意志拒絕自己血氣的生命，支取神屬靈的生命。今天人身體的死，如同不是消滅的：將來人在火湖裏的死，如何不是消滅的；照樣，今天人與基督同死，也並非消滅的。人的自己應當存在，人自己的代表——意志——也應當存在。人所靠·而活的自己生命應當死。這是聖經的教訓。

當信徒這樣的誤會，並這樣的讓自己陷入被動之後，結果就是：(一)他自己不再使用自己；(二)神因為這樣的情形是違反祂作工的原則的，就也不使用他；(三)邪靈因為這樣的狀態是與牠們作工的條件相合的，就利用這個機會，而憑依在信徒身上。所以，信徒這樣誤會死而實行死的結局，並沒有別的，不過就是被鬼附，而假作是神充滿了他而已。因這個緣故，我們在許多地方看見，都是在信徒接受加拉太書第二章的教訓之後，便被鬼附而有許多奇異的經歷。

當信徒這樣的「死」了之後，邪靈就使他自己沒有感覺，也不知為自己感覺。當他與人接觸時，人要覺得他是鐵石打成的，好像沒有感官一般。他不覺得別人的苦痛，也不覺得他自己如何使人苦痛。他沒有本事來知道、分別、感覺、察看一切在他外面和裏面的事。他絲毫不覺得他自己的態度、形容和行動是怎樣的。他並不用意志來思想、推求、決斷，便說話了，行事了。他自己並不知道話語、思想、感覺是從那裏來的。他自己的意志並沒有這樣的定規，卻有許多的話語、思想和感覺，藉·他作一條運河發表出來。他所有的動作和行為，都是機械式的；他自己並不知其原因，也莫名其妙，不過就是因為受了一種不知來源的命令和聖方便作了。他雖無「自覺」，但是，當人家稍為不慎的對待他，他是最會誤會，最會覺得難過的。他就是這樣的沒有感覺過日子。他以為他自己是與基督同死了，所以連自己都不覺得了。豈知「沒有知覺」是邪靈依附的條件，也是邪靈依附的結果。這叫邪靈憑依、攔阻、攻擊、感動、提議、思想、扶助、催促，毫無阻擋，因為信徒自己尚是毫無所覺的。

所以，我們應當記得，我們所說的「死亡」，乃是對己的生命、能力、意見和己在神之外的活動死，並非對己的位格死。我們並非抹煞自己而使之不存在。這是必須分別的。我們說沒有自己，意思是說沒有自己的活動，並非說沒有自己的存在。信徒若以為應當消滅自己人格的存在，自己不應當思想，不應當覺得，不應當有意見，不應當有身體的轉動，一天到晚就是在夢裏作人，也不知道自己跑到那裏去了，他就要被附。他雖以為這是真實的死己，他真是一個無己的人，他屬靈的經歷是比任何的人都高；其實他這樣的奉獻，不是奉獻給神，乃是奉獻給邪靈。

**【神的運行】**「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二 13)。這也是一節最被誤會的聖經。在有的信徒看來，立志的是神，行事的也是神，乃是神將神所立的志和神所行的事放在他裏面，乃是神替他立志，神替他行事；所以他自己不必立志，自己不必行事，只要神替他立志行事。他已經是超級的信徒，所以他並不立志行事，乃是神立志行事；他自己除了作一種無知覺的機械之外，對於立志行事是沒有關係的。

豈知道這一節聖經的意思，不過是神在我們裏面作工到我們肯立志、肯行事的那一點。神並不往下再作，只作到那一點。神並不替人立志行事。神乃是作工到人肯照·祂的美意而立志、而行事的地步。立志行事的仍是人自己。使徒在這裏是最謹慎的，所以他說：「你們立志行事」。不是神立志行事，乃是「你們」。你們的人格尚在，你們自己還應當立志行事，立志行事還是你們自己的事。神雖然運行，但是神並不代替。立志行事是人自己的事。這裏「運行」的意思，就是神在我們裏面作工，感動我們，溶化我們，策動我們，叫我們有一個傾向遵行祂旨意的心。神並不替我們立志來遵行祂的旨意，神只使我們傾向祂的旨意，然後我們自己立志來遵行。這裏的教訓，是人的意志需要神能力的扶助；他若離開神，就自己所定規的，隨·自己意志所作為的，是沒有用處的。神不要替人立志，神也不要人單獨立志，神要人倚靠祂的能力而立志——不是神代替立志，乃是靠神的運行而立志。

有的信徒不知道這個，以為既是神在我裏面運行，我就連動都不必，就是被動的讓祂運行，行出去也好，在裏面行也好，都隨·神。也以為乃是神運行立志，所以我並不立志——不必運用我自己的意志，而讓另外一個意志在我身上用我這個人。因此，他就不敢定規甚麼，揀選甚麼，抵擋甚麼，乃是被動的「等候神的旨意降臨」。當外面有一個意志替他定規的時候，他就接受。一切出乎他自己意志的，也都撲滅。這樣作的結局就是：(一)信徒不用自己的意志；(二)神也不用祂的意志來替他出主意，因為神要信徒活潑的與祂同工；(三)邪靈便趁·機會抓住這個被動的意志來代替信徒行動，不是叫信徒痿痺不前，就是叫他充滿了「鬼火」發熱；(四)在這樣的時候，信徒相信乃是神代替了他出主意，豈知實是黑暗的權勢作了他的主。

我們必須看見，神代替我們「立志」，和我們用意志與神同工的分別。如果是神代替我們主張，就這件事與我們完全無干，雖然是我們的手作的，但是我們的心並沒有如此主張，我們在清楚的時候，知道這件事並不是我們作的；如果是我們用意志活潑的與神同工，我們要看見這事雖然都是靠·神的力量作的，卻是我們去作的。一個被鬼附到極端的人，並不知道他在鬼「來」時他所有的舉動；他雖然一時瘋狂，但是過後他對於剛才所作的毫無所知。這就是對我們說，那些瘋狂的事，都是鬼用牠的意志替他作的。雖然信徒在受欺的時候，以為他現今所有的事都是自己作的，話都是自己說的，意思

都是自己想的；但是，當他被神的光一照，問自己到底有否真「要」如此行、說、想，他就知道這些與他自己毫無關係，乃是附在他身上的邪靈替他作的。

消滅我們的意志，並非神的旨意。我們若說「今後我再沒有自己的意志了，就是讓神的旨意從我身上顯明出來，」，我們就不是把自己奉獻給神，乃是與邪靈立約了；因神不以祂的旨意代替我們的意志。正當的態度乃是，我有我自己的意志，不過，我意志所要的乃是神的旨意。我們應當把意志放在神這一邊，而靠·神的生命行事為人。實在的真理就是：從前使用我們意志的生命，現在是被交在死地；我現今靠·神的生命使用我的意志。現今我並非消滅了意志，意志仍是有的，不過換了生命罷了。死的是自己的生命；意志的功用是仍然存在的，不過是被神所更新過的而已。新生命現在用·我的意志。

**【聖靈的工作】**信徒因為不明白聖靈的工作，以致陷入被動和被附者，數目真多。有幾件事是最普通的：

**等候聖靈：**現今的教會在經歷上真是太不明白聖靈了！所以，有許多好意的信徒，就多在各地方注重聖靈的教訓。其中有一種最普通的教訓，就是應當「等候聖靈充滿」，「等候聖靈降臨在你個人身上」，「等候聖靈的浸」。在實行方面，就有人在家裏徹夜的禱告，長期間的禁食，「等候要得·他個人的五旬節」；有的聚會，就在講道完畢之後，將聚會改作「等候的聚會」，凡要求聖靈的，都可在其中等候。結果：真有許多人得·奇異的經歷，有超然的靈降臨在他們身上，叫他們有奇美的感覺，看見異象、奇光，聽見聲音，說方言，震動，以及別的現象。從那時以後，主耶穌變為更寶貴，明顯的罪惡也除去不少，更為喜樂，更為熱心。他們以為他們已經得·聖靈的浸了。他們這樣作，是根據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九節：「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在城裏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和使徒行傳一章四節：「耶穌……囑咐他們說，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

但是，在這裏我們應當注意幾個重大之點。主耶穌在這裏真是命令門徒等候聖靈降臨；但是，從五旬節之後，我們沒有在使徒行傳或書信裏看見使徒命令信徒「等候」來得聖靈的。他們現今乃是用「受」(徒十九2)字，不是用「等」字了。

並且，當日門徒等候十日，聖經並沒有說，他們是被動的「等」；他們乃是同心合意的禱告祈求。今天被動的等候，和深夜的等候(有的竟然還不只十日)，與門徒所作的並不相同。

並且，在五旬節之後，我們每次讀到信徒得·聖靈充滿，都是立即得·，並不像信徒們在當初那樣需要等候的(請看徒四31，917，十44)。

聖靈是不可以直接向之呼求的，也不能求之使來的，因為聖靈不過是另一位恩賜(路十一13；約十四16)，並且已在五旬節時降臨了。全部新約中從來沒有一個人直接向聖靈呼求的。直接求聖靈降臨，要聖靈為信徒施浸，乃是聖經所沒有的，因為聖經是說「祂(主耶穌)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浸」(太三11)。

還有，聖靈只降臨在「新人」就是裏面的人的上面。想要聖靈降臨在身體上面，要在感覺上覺得，預先定規好身體上有如何的感覺時，才算得聖靈的降臨，乃是受欺的根源。

所以，今天「等候聖靈」這樣的作為，並不合乎聖經。這種等候的狀態完全是被動的。在這樣的等候中間，多數是在深夜裏，身體已經疲倦了，禁食已經很久了，等候的日子已經很多了，就叫信徒的心思天然的很混沌。並且，長入坐・或跪・的禱告，以「等候」聖靈降臨在身上，最容易叫意志陷入完全的被動。信徒沒有抵擋、分別、揀選甚麼，就是被動的等候，就會有一個靈臨到他的身上，來把他摔倒在地，來使用他的口舌，來給他奇妙的感覺。這樣的等候，都是以便利給邪靈的。怪不得在這樣的光景中，信徒多得・超凡的經歷。超凡者就是要等人如此的被動，而後將自己顯現出來。聖靈不作工，因為那是違反祂作工的原則的。邪靈利用機會便大活動起來，把許多假冒的給信徒。此時所有獻上給聖靈的禱告、應許、信心，都是獻給邪靈的。雖然在這樣的聚會中，佳美的空氣好像充滿了屋子，眾人都覺得安靜快樂，過後也許有許多的犧牲和工作，但是，那天然的生命依然是沒有經過對付的。

**順服聖靈：**信徒根據使徒行傳五章三十二節的話，「神賜給順從……祂……之人的聖靈」，就以為他們是應當「順從聖靈」的。他們因為沒有按・聖經的命令來試驗分別真理和謬妄的靈，就以為凡降在他們身上的靈都是聖靈。所以，他們就被動的順服他們身上的靈。他們整個人不過變成一種機械。他們身上的靈所吩咐他們的，他們都一一遵從。當他們要有所舉動時，就是回轉到自己的身上來等候命令。久而久之，這樣被動的狀態就逐漸加深，就叫在他們身上的靈可以直接使用他們的口、手等機關。信徒以為這一種的順從聖靈乃是神所喜悅的，豈知這裏始終沒有叫我們順從聖靈。我們乃是藉・聖靈順從父神的。使徒剛在前幾節(29 節)對我們說，應當「順從神」。信徒如果把聖靈當作他順從的目標，而忘記了父神，就叫信徒順從他裏面或在他四圍的靈，而不藉・聖靈服在天上的父神。這是被動的起頭，也是給邪靈以假冒的機會。只要比聖經過了一點，便有許多的危險。

**聖靈作主：**在別的地方我們已經說過，神藉・聖靈管治我們的靈，我們的靈藉・魂裏的意志管理我們的身體、全人。乍看這一句話好像是無關緊要的，豈知其中屬靈的關係正大。聖靈只影響我們的直覺，使我們知道祂的旨意；聖靈充滿時，也只充滿我們的靈。祂並不直接管理我們的魂或體，祂也並不直接充滿我們的魂或體。這是最應當注意的一點。因此，我們不能盼望聖靈藉・我們的心思來思想，藉・我們的情感來感覺，藉・我們意志來主張。聖靈乃是將祂的旨意在直覺裏顯明，使信徒自己照・祂的旨意來思想、來感覺、來主張。許多信徒以為他要將他的心思(頭腦)獻給聖靈，讓祂從裏面思想出來，豈知道這是一個最大的錯誤。聖靈從來不這樣直接代替人，用人的心思。聖靈從來不要人被動的奉獻給祂。祂要人與祂同工，祂不替人作工。祂的感動，信徒是有能力可以消滅的(帖前五 19)。祂並不強迫信徒去作甚麼。

聖靈也不直接管治人的身體。人要說話須自己開口，要行動須自己舉足，要工作須自己動手。神的聖靈是絕對不侵犯人的自由。祂除了在人的靈裏——就是神的新造裏——作工之外，祂並不在人意志之外來動人身體的那一部分；就是人自己願意了，祂也不肯代替人來動他身體的那一部分。因為人有自由意志的。人必須作他自己的主人，必須使用自己的身體。這是神的律法，神不願自己犯法。

我們常常說，「聖靈管治人」。說這話的意思，如果是指聖靈在我們裏面作工，使我們順服神，這是不錯的；如果是指聖靈直接管治我們的全人，就是完全錯誤的。在此，我們可以分別邪靈和聖靈的工作。聖靈住在我們靈裏，為要表明我們是屬神的；邪靈附在我們身上，為要驅使我們如同機械一

般。聖靈徵求人的同工；邪靈尋求完全、直接的管治。我們與神的聯合乃是在於靈裏，而不在身體上或魂裏。我們若誤會了，以為我們的心思、情感、身體和意志，都當直接的受神的「動」，邪靈就要假冒作工了。信徒不應當隨·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思而行動；但是，當信徒在靈裏得·啟示之後，就當用自己的心思、情感和意志來執行靈的命令。自己放棄魂和體不用，盼望聖靈直接來用，乃是鬼附的初步。

**【屬靈的生活】**現今信徒對於屬靈生活的誤會有許多，我們現在只能略看幾件：

**語言：**「因為不是你們自己說的，乃是你們父的靈在你們裏頭說的」(太十 20)。信徒以為這個意思就是神要代替他說話，他們不必說話，神會從他們口中將話說出來。他們將口「奉獻」給神，自己不再作主，盼望作神的「舌人」，叫自己的嘴唇和聲帶都陷入被動，讓外面超凡的力量來使用它。有的為主傳信息的人，以為當聚會時，他自己都不必用心思、用意志，不過將口被動的獻給神，讓神從他口中說出話來。這樣作的結果就是：(一)信徒自己不說話；(二)神也不說話，因為神不把人當作一種留聲機；(三)邪靈利用信徒的被動，就從他的口中說話。這樣就叫信徒時常得·一種的能力在他們口中說話，叫他們時常得到「天上的消息」。信徒因為所說的非常美好，就以為這些話語乃是出乎神的。

馬太福音這裏所說的，不過只說到被逼迫受審時的事，並且也不是說聖靈要代替信徒說話。使徒彼得和約翰後來在公會中的經歷(徒四 8)，就是應驗這個。

**引導：**「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賽卅 21)。信徒不知道這節是特別說到在千年國裏猶太人——神肉身的子民——所要經歷的；那時並沒有邪靈的假冒。信徒卻以為這樣聽見超然聲音的引導，乃是最高的。他們以為自己高人一等，所以常有超然的引導。他們並不使用良心，也不隨從直覺。他們就是被動的等候超然的聲音。他們以為自己不必思想、考慮、揀選、定規，不過就是被動的「順服」。他們就是將這聲音代替自己的直覺和良心。結果：(一)信徒不用良心和直覺；(二)神不願命令他，不要他像機械那樣順服；(三)邪靈就用超凡的聲音，代替直覺的啟示。這樣一來，邪靈就可以依附他們了。

從今以後，信徒不再顧念自己直覺的感動、良心的聲音、自己所明白所感覺的，或者別人所說的，他就是頑固的隨從超然的聲音，而不稍為思想一下。這樣一來，就叫他的道德標準逐漸墮落，他自己還不覺得。這是因為他乃是讓邪靈代替了他的良心，而不再分別善惡。

**記憶：**「保惠師……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約十四 26)。信徒不知這話的意思是聖靈要光照心思，使他們記起主的話；卻以為這裏是說，他們不必再用自己的記性，神會叫他們記得一切的事。因此，信徒就讓他的記性陷入被動，自己不再用意志來使用記性。結果：(一)信徒不用自己的記性；(二)神也不用，因為沒有人與祂同工；(三)邪靈就進來，將許多有利於邪靈的事物都羅列在信徒眼簾前，而不能拒絕。人因為意志被動了，所以沒法支配自己的記性。

**愛心：**「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羅五 5)。信徒誤會這節的意思，以為這是說，他們自己不去愛，聖靈會將神的愛給他們。他們求神藉·他們來愛，將神的愛充分的供給他們，好叫他們能滿有神的愛。他們自己現在不再愛，乃是要神使他們愛。他們不再使用自己情愛的本能，讓自己的情愛的功用陷入麻木不仁。結果就是：(一)信徒自己不愛；(二)神不抹煞人和他天然情愛的功用而將超凡的

愛給人；(三)邪靈就代替他作人，而隨·牠們的意思，發表牠們的情愛和恨惡。因為信徒這樣的被動，不用意志來支配自己的情愛的功能；就叫邪靈將一種情愛的替換品給信徒。後來，信徒要看見自己好像木石一艘，好像對於甚麼都是冷淡的，並不知甚麼是愛心。這就是許多信徒雖然是聖潔的，卻是非常剛硬難親的緣故。

主耶穌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可十二 30)。這是誰的愛呢？誰的心、誰的性、誰的意、誰的力呢？自然是我們自己的。我們自己的生命應當死，但是，我們這些功能依然是應當存留的。

**謙卑**：「我們不敢將自己和那自薦的人同列相比……」(林後十 12~18)。信徒因為誤會了謙卑的意思，就以爲無論如何他總當隱藏自己，以致神所允許的一種正當的自重心，竟然也沒有了。有不少的自卑都是被動和被附的變相。結果：(一)信徒抹煞自己；(二)神不充滿他；(三)邪靈利用被動，叫他更「謙卑」。

當信徒這樣的被附而自卑的時候，他的四圍好像都是黑暗、絕望和軟弱，叫與他接觸的人覺得有一種的冷凍、沉悶和憂傷。他自己也是極易灰心、失志、難過的。在最緊要的時候，他卻要潔身引退，予別人以難堪。神的工作，在他看來，亦無關緊要。在言行之中，他在注意要把這個「我」隱藏起來；但當他正這樣的時候，他的「我」反弄得更顯露，並且叫真屬靈的人難過。當神的國度有大需要的時候，他只因過分的看不起自己，便袖手旁觀。在他身上所表顯的，就是一種長久的「無能為」、無希望、不可為和易受人傷的感覺。信徒以爲這是真實不看自己的謙卑，豈知乃是邪靈使他過分看自己的結果。真實的謙卑會仰望神而進前的。

**【神的安排】**我們知道，在這世界裏，除了人的意志之外，還有兩個完全相反的意志。神不只要我們順服祂而已，並且祂要我們抵擋撒但。因此我們兩次在聖經裏看見，神將這二者聯起來說。雅各書四章七節，上一句對我們說：「你們要順服神。」；下一句就說：「務要抵擋魔鬼。」彼得前書五章六節到九節也是如此。先是說：「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後來就說：「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牠(魔鬼)」。這是真理的持平。信徒必須在所遭遇的一切事上順服神，承認神為他所安排的都是最好的；他雖然受苦，但因這是神的旨意，也就甘心的順服。這是一半的真理。使徒們知道我們有偏頗的危險，所以，立即對我們說，我們順服之後，應當抵擋魔鬼。這是因為除了神的旨意之外，還有魔鬼的旨意。在許多的時候，牠可以假冒神的旨意，特別在我們的境遇裏假冒。我們如果誤會了，以爲只有神的旨意在這世界裏，我們就要上魔鬼的當，以牠的旨意作為神的旨意。因此，神要我們順服祂，同時卻抵擋魔鬼。抵擋就是意志的一種工作。抵擋就是意志反對、不肯、不願、不贊成。神要我們用意志，所以祂說：「務要抵擋。」神不代替我們抵擋，我們應當自己抵擋。我們還有意志，還應當用這個意志，不過當聽神的話而已，這是聖靈的教訓。

但是信徒誤會，以爲神的旨意是從神的「安排」中彰顯出來的，所以一切臨到他身上的事，都是神的旨意，自然用不·他自己的意志再來揀選、思想、決定、抵擋，或者再作別的了，他不過就是靜默的接受一切罷了。這自然是很好聽的，也好像是不錯的，但是此中仍難免有了誤會。不錯，我們承認神的手是在一切事情的後頭的；我們也知道我們應當完全順服神的手。但是，這裏更是一個「態



度」過於一個「行為」。問題是：如果臨到我們身上的，是神命令的旨意，我們有否話說？這是我們存心的態度。當我們肯順服神之後，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查問，到底這些事是否出自邪靈？或者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神命定的，我們就沒有話說；不然，我們就應當與神同工來抵擋。我們並非不必查察、試驗，便順服了一切的環境。態度是無論何時都是一樣的，實行只當在明白之後。不然，就要連魔鬼的旨意都順服了。

信徒不應當像沒有頭腦的人，完全的被動，隨·環境的支配；乃是當遇見每件事時，都是活潑的、主動的、有意識的查考其來源，試驗其性質，明白其究竟，而定取捨。順服神是緊要的，但並非盲從。這樣的活潑查考，並非說我們可以在環境裏違背神；乃是說，我們是存心順服神的，不過要知道我們的順服，到底是否順服神而已。今天信徒的態度少有順服的，意思就是明知是出乎神的，也少有順服的。當他們被神打碎的時候，他們又不管其是否出乎神，只要臨到他們身上了，他們就不加細察而接受。持平的真理，就是存心順服神，明白境遇的來源，而後接受或抵擋。

但是，許多完全奉獻的信徒，並不知道這樣的分別。他們就是被動的順服環境，以為一切都是神的安排。這樣，就叫邪靈有了機會來利用並苦害信徒。牠們預備環境——牠們的陷阱，使信徒成功牠們的旨意。或者興風作浪，使信徒受到苦害。信徒就是這樣被動的受別人罪惡的傷害，以為這是「不與惡人作對」。豈知神也是要信徒與罪惡竭力爭戰(來十二4)，藉·勝過環境而勝過邪靈。

信徒這樣作的結果就是：(一)信徒不用自己的意志揀選和定規；(二)神不在環境裏面壓迫信徒；(三)邪靈利用環境以代替信徒被動的意志。信徒此時乃是順服了邪靈，而反以為自己是順服神。

**【受苦與軟弱】**信徒因為完全奉獻的緣故，就以為他應當行走十字架的道路，為基督受苦。他也以為自己天然的生命是沒有用處的，他要得·從神而來的力量，他就自甘軟弱，盼望因之而剛強。這受苦和軟弱兩件事，都是神所喜歡的，只因信徒的誤會，以致也常變作邪靈作工的根據。

對於受苦，信徒以為這是最高的利益；所以，從他奉獻之後，就被動的順服一切臨到他身上的苦難，無論它是藉·甚麼而來。他相信這樣的受苦是為主的，所以是有賞賜的，也是有利益的。他並不知道，如果他不是專一用他的意志揀選神所要他的，而抵擋一切邪靈要給他的，卻被動的接受苦難，就給邪靈有好機會使他受牠們的苦。被動的受苦，使邪靈有以苦給信徒的可能；當信徒受苦之後，相信這苦是從神來的——相信邪靈的謊言，就叫邪靈有長久使信徒受苦的可能。信徒這樣所受的苦，乃是履行邪靈作工的條件所致，並非從神而來。他以為他是為教會受苦，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他以為自己是殉道者，豈知他不過是個受害者。他以受苦為榮耀，豈知不過是被附的一個病態！

一件事是堪以注意的，就是這樣從鬼附而來的苦難，都是沒有意義的，是絕對沒有結果的，是無目的的。除了光受苦之外，其他的意義都沒有。並且，也沒有聖靈在我們的直覺裏見證這是從神來的，不過是信徒自己在那裏想而已。

如果信徒稍為查考一下，也許他要看見，從前他並沒有這樣的經歷，乃是當他奉獻給主，揀選受苦之後才有的。並且，當他這樣揀選之後，他曾接受所有的苦難，以為都是從神來的。其實，其中即非全是從黑暗權勢而來，也有大多數是的。他既將地位給邪靈，又信牠們的謊言，就使他一生充滿了苦難，沒有理由，不知原因，也無效果。信徒如果知道了鬼附的事，就可以明白這樣的事。多少不

能除滅的罪，如何是因·鬼附而有的，多少不知來源的苦，也是因·鬼附而有的。知道了鬼附的真理之後，可使信徒除罪，也可使信徒除苦——無意義的苦。

對於軟弱，信徒也有類似的誤會。他以為應當長久軟弱，好叫他得·神的力量。他以為使徒是「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林後十二 10)，所以，他也「要」軟弱，好叫他也剛強。他不知使徒並沒有說：「我要軟弱，好叫我剛強」；使徒不過告訴我們他的一個經歷，說到神的恩典如何當他軟弱時，便使他剛強，能以成功神的旨意。這樣的軟弱，並非保羅要來的。他本來實是軟弱的，但是神使他剛強。這裏並非勸勉信徒去揀選軟弱，並非要剛強的信徒特意去揀選軟弱，然後讓神使他剛強；乃是要指示已經軟弱的信徒，知道他們是可以剛強的。

這樣特意的揀選軟弱，乃是錯誤，乃是以可乘之機給邪靈。揀選軟弱和揀選苦難，都是履行邪靈作工的條件，因為都是專一的將人的意志放在邪靈那一邊。因此，有許多的信徒，當初他的身體是很康健的，但是他揀選軟弱，以為從此以後，他乃是在神裏剛強了。豈知他所揀選的軟弱，一天過一天在他身上越發顯明，而他所盼望的剛強，竟然沒有看見。他竟成為別人的累贅，在神的工作上毫無用處。這樣的揀選軟弱，不但不能使神將力量給他，反倒使邪靈有機會來攻擊他。如果信徒不是專一的抵擋、反抗、推辭他這樣的軟弱，他就要長久的軟弱。

**【最要點】**我們所說的，自然有許多都是論到那些極端的人是如何行為的，自然有許多人並沒有如此極端的舉動；但是無論如何，其中的原則都是一樣的：凡在意志上被動，履行了邪靈作工的條件的，鬼都是要作工的。許多信徒雖然沒有專一的揀選，但是，他們在不知不覺之中，總是陷入被動，把地位給了邪靈，以致陷入危險的地位。讓每一個有上文所說的經歷的人，查問自己曾否履行邪靈作工的條件。這個要拯救他脫離許多假冒的經歷和無謂的苦痛。

我們知道邪靈所利用的都是真理，不過真理伸得太長，過於其本來的地位。拒絕己、順服、等候、神的安排、受苦等，那一樣不是真理呢？不過只因信徒不知靈命生活的原則，就叫邪靈利用信徒的愚昧，使之履行牠們作工的條件。我們如果不在所有的教訓上察看其中的原則，到底是合乎聖靈作工的，或是合乎邪靈作工的，我們就會受欺。一切的真理只要伸長一點，都是大有危險的，所以不可不小心。

現在我們應當清楚明白神和撒但在我們身上作工原則的根本分別：神要信徒藉·他自己的意志，使用他全人所有的本能以與神同工，以被聖靈充滿；邪靈要求信徒意志被動，放棄全人所有本能的全部或局部，以便利其工作。

前者，是聖靈充滿人的靈，在人的靈裏賜生命和能力，釋放、張大、更新、加力給全人，使人自由而不作奴隸。後者，是邪靈佔據人被動的機關；如果人沒有察出，牠們要使人失去其人格和意志，作牠們的傀儡，被牠們監禁、壓制、擄掠、強迫、包圍，牠們要徵服人的魂和體，使人受捆綁而不自由。前者使信徒在直覺裏知道神的旨意之後，還能用心思想明白，還能自由運用意志以使用全人，以成功神的旨意。後者使信徒受外來能力的催迫，以為這能力就是神旨意的代表，不能思想，不必決斷，就是像機械一般去行這能力所催迫的。

也不知道有多少神的兒女，在不知不覺之中，讓自己陷入被動，停止自己的意志和心思的工作，

以致被附、受苦。被動的程度，無論何等的低，都足以使邪靈作工；如果程度高，就叫邪靈在他的身體上能夠顯出許多超凡的奇事，一若他們在扶乩者身上所顯的一樣，不過這個人有基督徒的外殼而已。我們不要以為許多信徒的超凡經歷，如說方言、見異象、聽聲音等為希奇，這些不過都是按・定律發生的。在自然界裏如何每一件事都是有定律的，在靈界裏亦然；有某種的狀態和舉動，必定有那一種狀態和舉動的結局。定這些律的神，是守律的神。所以，無論人是有意或是無心履行了這定律，他就必定得・當有的結局。無論你是一個基督徒，或是一個扶乩者，只要你被動，邪靈就必定附在你身上。人如果用他的意志、心思、力量，與神同工，神的聖靈就要作工，這也是一個定律。——倪柝聲《被附後的釋放》

### 第三章 戰場的心思

現在我們要看，仇敵是用甚麼方法來得・人的意志。照・聖經看來，人的心思乃是一個戰場，撒但和邪靈就是在這裏與真理爭戰，也就是在這裏與信徒自己爭戰。我們如果可以引比方的話，就人的意志，好像是邪靈所要攻取的城池；人的心思，乃是戰事發生的場地，用以得・那個城池的。使徒說：「因為我們雖然活在血氣中，卻不憑・血氣爭戰。因為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那辯論者各樣的理想，和各樣阻攔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它都順服基督」(林後十 3~5，另譯)。在這裏，使徒先告訴我們一個爭戰，後來告訴我們這一個爭戰到底是在那裏，是為・甚麼。我們所看見的，就是這個爭戰是完全與人的心思發生關係的。使徒將人「各樣的理想」當作「堅固的營壘」。他以為這個心思是仇敵所固守的營壘，所以非「攻破」不可。他並且還以為在這營壘中間是有許多反叛的心意；他要攻破人的心思，並將人心思裏反叛的心意奪回，使這些心意完全「順服基督」。這樣看來，人的心思乃是一個戰場，因為邪靈是在這裏和神爭戰的。

**【重生之前】**當人重生之前，聖經告訴我們說，「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他們」(林後四 4)。這與剛才所引的聖經是相合的，因為撒但就是這樣的堅守人的心思，使之盲瞎。人也許以為自己是非常聰明的，能夠用許多的理論來反對福音；還有的人或者以為別人所以不信的緣故，乃是因為他們還不明白；豈知是因人心思的眼睛被撒但所遮蔽。人的心思既是這樣的被撒但所固守，就叫人的「心地剛硬」(林後三 14)，「隨・肉體和心思所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弗二 3)，而在「心思裏與神為敵」(西一 21)，這是因為「肉體的心思，就是與神為仇」(羅八 7)的。

讀過這些聖經，並看見黑暗的權勢是如何特別與人的心思發生關係，就叫我們知道人的心思乃是撒但所特別容易攻擊的部分。黑暗的權勢對於人的意志、情感和身體，若非已經有了相當的地位，就並不能直接下手作甚麼。但是牠們對於心思卻不是這樣。心思好像已是牠們的產業，並不必要人怎樣特別允許或請求牠們來，牠們便可以自由作工了。使徒將心思當作仇敵的營壘，好像就是告訴我們，撒但和牠的邪靈是如何根深蒂固的與人的心思發生了關係；所以牠們能將心思當作牠們的營壘，藉・心思保守牠們的囚虜。牠們利用人的心思使人順服牠們的權力；牠們也利用牠們囚虜的心思，引起人

來反抗神。我們真不敢說定，世上的哲理、論理、知識、查考和研究，有多少不是從黑暗的權勢來的。不過一件事是定規的，攔阻人認識神的理想，都是仇敵的堅壘阿。

心思這樣的與黑暗權勢接近是無可怪的。人類第一次的犯罪，就是為·追求「分別善惡的知識」，而那知識是撒但所給的；所以，人類的知識(心思)就和撒但特別相投。我們如果謹慎的讀過聖經，並觀察過聖徒的經歷，就能看見人所有與撒但和牠邪靈的交通，都是在心思裏的。不要說別的，只說魔鬼的試探。所有魔鬼給人的試探，都是在心思裏給人的。不錯，牠常是藉·肉體來挑動人的贊成；但是，每一次都是將所有的試探，製成一種思想來引動人。我們不能將試探和思想分開。所有的試探都是在思想裏給我們的。我們的思想既是這樣的向黑暗的權勢「門戶開放」，我們就應當知道如何防守我們的思想。

當人未重生時，就是他的思想攔阻他認識神。所以，需要神的大能來攻破人的思想。在人得救的時候，有一件事發生，或者說是應當發生，就是悔改。悔改在原文的意思並沒有別的，不過就是「心思的一變」。因為人乃是在心思裏與神為敵，所以神要人的心思改變一下，好叫祂將生命給人。人在不信的時候，是心地黑暗的；在得救的時候，乃是心思改變的。因為心思是那樣的被撒但遮蔽，所以，當人還未接受一個新心之前，神要人先接受一個改變的心思(徒十一 18)。

**【重生以後】** 當人悔改之後，他的心思並非完全脫離撒但的工作。撒但從前怎樣藉·心思作工，現今還是照樣藉·心思作工。使徒對哥林多的信徒說：「我只怕你們的心思或偏於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就像蛇用詭詐誘惑了夏娃一樣」(林後十一 3)。使徒知道撒但如何弄瞎不信者的心思，牠也要如何迷惑已信者的心思。使徒知道，信徒雖然已經得救了，但是他的心思尚未更新，所以心思還是最緊要的戰場——心思要比全人別的機關多受黑暗權勢的攻擊。我們應當知道，撒但的邪靈是特別注意我們的心思，並且都是在我們心思裏攻擊我們的，「就像蛇用詭詐誘惑了夏娃一樣」。撒但不是先攻擊她的心，乃是先攻擊她的心思；照樣邪靈所要先攻擊的，並非我們的心，乃是我們的心思，好叫我們失去純一的信心。因為牠們知道，我們的心思乃是最軟弱的一點，當未信的時候，乃是牠們的營壘，直到如今，還有許多地方尚未完全攻破，所以，牠們在此下手，乃是最得計的。夏娃的心乃是無罪的，但她卻在心思裏接受撒但所提議的思想，並且被牠詭詐的能力所迷住，以致她的心思失去理性，因而陷入羅網。所以，信徒自誇存心正直是沒有多大用處的；他的心思必須受教如何抵擋邪靈；不然，就牠們有方法來試探、來欺騙你的心思，然後使你的意志失去自主。

**【邪靈攻擊的心思】** 我們如果查考過信徒心思裏的一切經歷，我們就知道，信徒的心思會有許多的毛病，例如：心思裏充滿了各種自己不能管治的思想、想像、污穢的圖畫、流蕩和紛亂的思念，記憶力的忽然停止，不知何來的成見，集中力的薄弱，思路的停滯、壅塞，好像心思是受了鎖鏈一般，充滿了狂熱的思想，一直轉動不休。信徒總是覺得自己沒有力量來管治自己的心思，使之照·意志的主張；並且，無論大大小小的事總是時常忘記他作了許多「失檢」的事，自己也不知道為·甚麼緣故，從來也不去查考到底是為甚麼緣故。照·信徒的身體而言，他並非有甚麼疾病，但他不知道為甚麼他的心思卻有如此的症候。今天許多信徒的心思都是這樣，但是他們卻不知道其原因。

如果信徒看見他自己的心思真是像上文所說的，他只要注意幾件事，就能知道，到底這些病症是從那裏來的。他只要問自己幾句話就夠了；我的心思是誰管治的？如果是我自己，為甚麼我現今不能管治呢？是神麼？但是，照·聖經的原則，神是不替人管治心思的。如果不是我自己，也不是神，那麼是誰呢？自然是黑暗的權勢佔住我的心思，才發出這樣的症候。所以當信徒看見自己不能管治自己的心思時，他就應當知道這是仇敵作的。應當時常記得的一點，就是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神的目的是要人自己管治自己。人有權柄管治他自己所有的本能，因此心思應當順服人意志的管治才可以。信徒當自問：我有沒有這樣思想？是不是我自己思想？如果不是我自己思想，就必定是能在人心思裏作工的邪靈所作的了。我自己的意志是不要思想的，我的心思又是以我意志為主的；但是，我的心思竟然繼續「思想」，就現在心思裏的思想並非我思想的，乃是另有一個「人」在那裏違反我自己的意志，而用我心思的本能。信徒應當知道，他若沒有要思想，就心思裏的思想並非他的，則是邪靈的了。

如果信徒要分別甚麼是他自己的思想，甚麼是邪靈的思想，他就應當注意他的「思想」是怎麼來的。如果起初他的心思是安靜的、平穩的、照常的、自如的，照·他所處的地位而作工，忽然閃電似的來了一個念頭，或者一個完整的思想，與他當時所作的工和所處的地位，是沒有關係的，或者不是按·次序所當有的，就這樣閃來的思想是邪靈所作的工，要將牠們的思想注射入信徒的心思，使信徒以為這是他自己所想出來的。一件事是定規的，邪靈所注射給人的思想，都是這人在那時所沒有的，和這人的思路並不相合的，完全「新」的，自己並沒有要這樣想，而這思想忽然自己來的。當信徒有了這樣的思念之後，他最好就是問說：是我自己這樣思想麼？真的是我自己想麼？是我自己要這樣思想麼？或者是「思想」在我心思裏鼓動起來呢？或者是我所不要，也沒有這樣的思想呢？信徒當查問到底真的否他自己在這裏思想。如果他自己並沒有發起這思想，也是反對這思想，然而這思想竟然在他的心思裏了，就可斷定說，這思想是從邪靈來的。一切人的意志所沒有要的思想，和一切反對人意志的思想，都不是人自己的，乃是從外回來的。

還有在許多的時候，信徒的心思裏充滿了許多的思想，信徒自己要停止這樣的思想，竟然不能。他的心思(頭腦)好像是一種思想機器，被一種外來的力量把它「開」起，一直繼續·在那裏思想，沒有法子制止。信徒雖然頻頻搖頭，要把這樣的思想搖出去，但總是不能。思潮好像泉源滾滾，不分晝夜，沒有法子停止。在這樣的情形中，信徒多不知道為甚麼緣故；豈知這不過是邪靈的工作。信徒應當知道甚麼叫作「思想」。思想是他的心思抓住一件事。但是，在這不能停止的思想裏，並非他的心思抓住一件事，乃是一件事抓住他的心思了！本來是心思想事情，現在是心思不想，事情迫他來想。許多時候，信徒自己要把一件事放下，但是好像有了外來的力量時時在他的心思裏提醒他，不許他忘記，要他繼續思想。這個就是邪靈的工作。

總之，信徒應當查考一切反常的現象。除了有天然疾病的原因之外，一切反常的現象，都是從邪靈來的。神並不干涉人天然本能的作用。神從來不將祂的思想忽然攙雜在人的思想裏，也不忽然限制了人心思的工作，而使之失去甚麼。

以弗所書告訴我們說，邪靈是「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二 2)。這是最緊要的一件事。邪靈作工不只是在人的外面，並且是在人的裏面。人若要別人作工，最多只能用話語和表情，並其他身體上的舉動。但是，邪靈不只這些都會，並且還會別的。牠們不只會在人的外面作工，像人對人一般，並

且會進入人的裏面運行。這就是說，牠們會鑽進入的心思裏作工，使人聽從牠們。人不能鑽入別人的心思裏，偷看在暗中提議許多事，使人不能分別這些意思從那裏來；但是邪靈能。牠們有人與人彼此交通所沒有的法子。牠們先在人的心思裏作工，然後達到人的情感，因為心思與感情是緊緊相連的；牠們先在心思裏作工，然後達到人的意志，因為心思與意志也是緊緊相連的。

牠們運行的法子，就是在暗中偷·將牠們所喜歡的思想放在人的心思裏，以成功牠們的目的；或者人自己有甚麼思想是牠們所不喜歡的，他們就也使之想不出來。黑暗的權勢會這樣將思想給人，並且將人的思想偷去，乃是聖經裏所明明教訓的。約翰福音十三章二節說：「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心裏。」這是說到撒但怎樣將牠的思想放在人的心思裏。路加福音八章十二節說：「隨後魔鬼來，從他們心裏把話(道)奪去。」這是說到撒但怎樣將人所應當記憶的話奪去，以致人忘記了一切。這兩節聖經將邪靈對人心思兩種的工作告訴我們，使我們知道牠們的作為。牠們的工作，就是這樣的在人的心思裏加增甚麼或減少甚麼而已。

**【被邪靈攻擊的原因】**現在的問題就是，到底為·甚麼緣故，信徒的心思被邪靈這樣攻擊呢？一句回答的話就是說：因·信徒在心思裏予邪靈(或稱鬼)以可攻擊的機會。我們應當知道，信徒的心思被鬼攻擊是一件可能的事，因為這是許多信徒的經歷所證明過的。人最常被鬼攻擊的地方就是心思，因為心思是特別與邪靈相投合的。都是因為信徒的心思是被邪靈攻擊的，所以才有以上的現象。心思的局部或全部已經脫離了人的主權，而落在邪靈的手中；所以，邪靈能夠照·牠們的意思而思想，而停止，而置信徒自己的意思於不顧。心思雖然仍是寄在信徒的身上，然而主權已屬了別人。信徒在甚麼地方以地位給邪靈，就那一個地方今後不再順服人自己的意志，乃是順服另外一個意志了。信徒在心思裏以地位給邪靈，就是失去心思的主權，他的心思就是被邪靈所侵佔的。如果邪靈沒有攻擊信徒的心思，就信徒的意志能夠管治一切，要思想就思想，要停止就停止，並不會遇見難處。

信徒的心思為甚麼這樣被邪靈所攻擊呢？乃是因為信徒在他的心思裏曾為邪靈留地位。因為心思是特別與邪靈發生關係的，所以信徒就也多在心思裏為邪靈留地位。這些地位，就是信徒在心思裏所授與邪靈的把柄，使邪靈能以自由作工。一件事是我們應當記得的，就是人的心思是屬於人的，邪靈如果沒有得·人的允許，是不能用人的心思的。人若非自願——不論有心無心——將心思交給邪靈使用，邪靈是不能侵犯人的自由的。這並非說邪靈永遠不會在心思裏試探我們——這是今生所作不來的，但這種試探，當我們運用意志反對之後，是會立即停止的。現今的毛病，就是有許多的信徒，在許多時候，雖然用自己的意志來反抗，也不會停止。這是不應當的，是邪靈已在心思裏作工的證據，因為這是違反人意志的。

當信徒真是以地位給了邪靈之後，他的心思裏，就難免有許多邪靈的工作了。就邪靈可以照·他所給牠們的地位，而在他身上作工。他既在心思裏為邪靈留地位，邪靈就能在他的心思裏暢所欲言。在邪靈作工的原則中，最緊要的，就是要以地位給牠們。有了地位，牠們才能作工；沒有地位，牠們就沒法活動。牠們作工的多少，也是照·所得的地位多少而定。都是因為信徒在心思裏為邪靈留了地位，所以邪靈才如此的在信徒心思裏面作工。信徒在心思裏所給邪靈的地位，大約可分為六種，我們現在逐一略為一看：

**未更新的心思：**肉體永遠是邪靈作工的地位。心思若未更新，就邪靈尚大有可為——雖然其人的靈已經重生。許多信徒在悔改的時候，雖然將心思改變一下了，然而，這並非說撒但所弄瞎的心眼，已經完全明亮了；也許還有許多地方，還是有「帕子」遮蓋的。因為這些黑暗的地方是邪靈舊日的工場，今天雖然減少了，究未滅絕，牠們就據為地盤，從此作出牠們的工作來。並且，最常有的，就是當信徒未得救之先(或者得救之後)，因為犯罪的緣故，叫邪靈盤據了他的心思；現今雖然經過一番改變，究竟那舊日的地位尚未查出，也未除去，所以邪靈就依之為根據地。

邪靈是最謹慎要蓋過自己的工作的。如果信徒尚是屬肉體的，牠們就要藉·他的心思發出許多的思想來，好像與這人的性情和程度相同，就叫他相信這是出乎他自己的，乃是天然如此的。如果這人是追求靈浸的，牠們就要假冒聖靈的工作，將許多超然的啟示給他，使他相信這是屬神的。邪靈因為知道這樣未更新的心思，是牠們作工最好的地位，所以就多方阻撓信徒，使之不知也不求心思的更新。這一種地位是最普通的。但是如果光是這一種地位，沒有下面所說的被動，就心思和記性尚不會薄弱到頂厲害的地步。

**不正當的思想：**一切的罪惡都是給邪靈以地位的。信徒在心思裏注重罪孽，就是說，他將他的心思借給邪靈用；因為一切的罪惡都是從邪靈來的。如果信徒在他心思裏容讓罪惡，他就不能拒絕在罪惡後面的邪靈。罪惡的思想居住在心裏多久，邪靈也可以在裏面作工多久。一切的污穢、驕傲、不仁、不義等等的思想，都是以地位給邪靈的。信徒如在心思裏一次容讓，而不拒絕這樣的思想，下一次這樣的思想要來得比上一次更容易得多，也更難抵擋；這是因為邪靈在他的心思裏已經有地位了。

除了罪惡之外，還有許多不正當的思想，都足以為邪靈作工的根據。許多時候，邪靈注射了一種思想進來，信徒如果接受了，這思想就也是一個地位。一切沒有證實過的理想，一切虛浮的思想，一個不知何來的思念，耳邊無意所聽的一句話，書中無意所讀的一行字，以及其他人生的妄想，都是留地位給邪靈，使牠們將來——也許在幾年後——可以因之而作工，使信徒滿有成見，反對神的真理，而相信許多的異端。

**誤會神的真理：**信徒很少想到，我們一次接受了邪靈的謊言，就是一次將地位給邪靈。邪靈在我們身上、環境中和工作裏所作的工，我們如果誤會了——把它們解釋錯了，以為這是天然的，或者應該的，或者是自生自滅的，或者是我們自己這樣那樣所致的，就我們是將地位給邪靈，使牠們在這些事上還可以繼續作工。這是因為我們已經接受了邪靈的謊言，牠們現在就能藉·我們所已經接受的謊言而作工。我們因·相信其不是出乎邪靈的，以為這些事的臨到，都是有因的——出乎自己的因，就在不知不覺之中，允許了這些事存留在我們身上。這樣的允許雖然是受欺騙的，但是邪靈已經得·夠多的地位，使牠們繼續作工了。

在另一方面，許多信徒因·誤會了神的真理，因為不明白甚麼叫作與主同死、奉獻歸主、神的運行、等候聖靈以及其他的真理，就在心中有了成見，以為這些的真理是這樣那樣的。邪靈就趁·機會，將信徒所誤會的思想的給他。邪靈就是照·信徒所誤會的而作工。信徒以為這些是出乎神的；豈知乃是邪靈因·他誤會的緣故，而假冒神的工作呢！

**接受提議：**邪靈最多將牠們的思想注射入信徒的心思的，特別對於信徒的境遇和將來，邪靈最喜歡將牠們的「預言」給信徒。牠們告訴信徒說，他將來要變作怎樣，要遇見甚麼事；信徒如果不知

這是從邪靈來的，便接受了，或者並不拒絕，就是任其在心思裏，就在合適的時候，邪靈要在環境中作工，使信徒遇見牠們所預言的事。信徒不知，也許還要以為他自己早已想到此事了。豈知事實乃是邪靈將牠們的意思裝飾作一種預言，注射入信徒的心思，以試探信徒的意志接受與否。信徒的意志不生反對，或者贊成之後，邪靈就得·地位，可以照·其所要行的，向信徒行了。一切因聽算命、看相的話語所得的應驗，多是照·這個原則的。

有時，對於信徒自己的身體，邪靈也有類似的預言，說他是軟弱了，或者是病了。信徒接受這個思想就真的病了，發軟弱了。信徒只知道是自己生病；有科學知識的人，就說這是心理作用；但是有屬靈眼光的人，就知道是因信徒接受了邪靈的提議，將地位給牠們，以致牠們按·所給牠們的地位而作工。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所說的天然疾病，和人所說的心理作用，其實不過都是邪靈因人所給牠們的地位來作工而已。信徒如果不抵擋一切從邪靈來的思想，就邪靈可以照·牠們所給信徒的思想而作工，因為這是一個地位。

**心思空白：**神造心思給人，並非為·不用的。神原是要「人聽道明白了」（太十三 23）。神原是要人用心思來接受祂的道，然後再從心思達到他的愛情、意志和靈去。一個活潑的心思乃是邪靈作工的阻擋。所以邪靈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信徒讓他的心思陷入空白的地位。「空白」，意思就是裏面甚麼都沒有，變作一個真空。牠們若非用詭計，就是用武力，使信徒的心思變成空白。因為邪靈知道當信徒心思空白的時候，他就不能思想，失去理性，沒有意識，無所疑問的接受邪靈的「教訓」，也不管這教訓是有甚麼性質，或者要有甚麼結局。

信徒本來是應當使用自己心思的；但是，使用自己的心思是叫邪靈不便利，所以邪靈盡力要使信徒的心思空白。當信徒的心思照·常度而活動時，信徒就能審定一切沒有意識的超凡啟示，和注射進來的各樣思想，而知其來源。一切的心思空白，都是以地位給邪靈。一切在心思空白時所得·的啟示和思想，也都是出乎邪靈的。信徒如果有一時不用自己的心思，他就要看見邪靈是很熱心要幫他的忙的！

**心思的被動：**普通說來，心思空白和心思被動是沒有甚麼分別的。但是，嚴格說來，心思空白就是不用心思；心思被動就是等待外來的力量來用心思。被動是更深一步的空白。被動就是自己不動，讓外來的力量來動他。心思的被動，就是自己不想，讓外來的力量在他的心思裏思想。被動就是變成機械。

心思的被動是邪靈作工的最好地位，沒有別的地位是邪靈所更喜歡的了。因為信徒如果不用自己的心思，而望外來的力量臨到他的身上，就超凡的邪靈有了機會可以佔據他的意志和身體了。一個昏昧的心思如何是易於受欺，因其不能明知自己是作甚麼，是去那裏；照樣，一個被動的心思，也是易於受攻擊，因其是沒有意識，不能感應，好像沒有頭腦的。信徒如果讓其心思停止思想、推究、決斷，而不將自己的經歷和行動與聖經比較，就是招呼撒但來心思裏欺騙。

許多信徒因為要隨從聖靈的引導，就以為從今以後不必再藉·聖經的亮光，權衡、推究、決斷一切好像是從神來的思念。他以為被聖靈引導的意思，就是自己像死了一般，聽從心思裏所有的思想和衝動而已，他特別相信禱告之後的思想是從神來的，所以就在禱告的時候，和禱告之後，讓自己的心思陷入被動，停止自己的思想和其他心思的活動，以接受「神的思想」。他相信這樣的思想是從神來



的，以致他變成一個剛硬、固執、沒有理性的人，作出許多剛硬、固執、沒有理性的事。豈知：(一)禱告並不會將我們的思想變為屬神的；(二)在禱告時和禱告以後的等候接受屬神的思想，乃是招呼邪靈來假冒神；(三)神的引導乃是在直覺裏，並非在心思裏。多少的信徒因為不明白神並不要人被動，乃是要人活潑的與祂同工的緣故，使用許多的功夫要將自己練成一個心思被動的人——就是一個自己不會思想的人，盼望得·神的思想。豈知當他自己不用心思的時候，神並不用人的心思而將祂的思想給人——因為神的規章是要人用意志管治他自己的本能，而與祂同工——乃是邪靈趁·機會進來管治。神並不要人變成機械來接受祂的啟示，惟獨邪靈要人變成機械。因此一切的被動都是給邪靈以便利的。邪靈就是利用信徒的愚昧和被動，而在信徒的心思裏作工。

**【被攻擊最主要的原因——被動】**信徒所有給邪靈的地位，都是引起邪靈工作的。在這些地位中，最嚴重的就是被動。因為被動是表明意志的態度，而意志乃是全人的代表。被動使邪靈能以自由作工，不過在外面掩飾，使信徒不知是牠們在那裏作工而已。信徒所以陷入被動的緣故，都是因為無知。他因為誤會了心思在屬靈生命上的地位——同時把它看得太大或太小，就讓自己的心思陷入被動，而聽從被動心思的思想。所以，看明神引導的法子是不可少的。

**神引導的正軌：**心思的被動是因誤會了奉獻給神和順服聖靈的意思。許多信徒以為頭腦的思想是阻擋屬靈生命的。豈知頭腦的停止工作和胡亂工作，才是阻擋屬靈生命的。頭腦的正常工作乃是有的，也是必需的，因為惟此才能與神同工。我們已經很注重的說過，引導的正軌乃是在乎直覺，並非在乎心思。這是最緊要的，我們並不忘記這個。信徒所跟從的力是直覺中的啟示，並非心思裏的思想。跟從心思而行的，就是隨從肉體而行，乃是引到錯誤之途的。但是，我們並非說，心思在次要的事上也是沒有用處的。我們若要將心思當作直接與神交通得·啟示的機關，我們就是大錯特錯了。但是，這並不攔阻心思作它一部分的功夫，以助直覺。不錯，是直覺知道神的旨意，但是我們還需要心思來檢查我們的感覺到底是否出自直覺，或者不過是自己情感的假冒，到底裏面的感覺是否神的旨意，是否合乎聖經。我們使用直覺來知道，同時，我們需要心思來證實。我們是何等的會錯誤呢！如果沒有心思的輔助，就我們很難定準甚麼是真出乎神的。

在引導的正軌中，心思也是需要的。雖然我們知道，直覺的引導在許多地方是反理性的；但是，我們並非要用心思來和直覺辯理，我們當用心思來考察到底這件事是否出乎神。直覺知道神旨是很快的；但是，我們需要時間用心思來反覆推求，到底我們所知道的是否出自直覺、出乎聖靈。如果是從神來的，就當我們這樣花時間推求的時候，直覺要發出更確實的感覺，使我們有更大的信心，知道這事是出乎神的。心思這樣——也惟有這樣——查考的工作是有益的、正當的。如果是出乎自己血氣的思想 and 感覺，就幾經查考之後，良心要發出反抗的聲音。所以，理性的推究要明白一件事是否出乎神，不特不會攔阻直覺，並且反將機會給直覺，使它能為自己證明。如果一件事真是出乎直覺的，就不懼怕心思的理性如何推究。反之，許多懼怕推究的引導，恐怕都是出乎自己的！心思不應當引導；但是，絕對需要心思來查考各種的引導是不是出乎神。

這樣的教訓乃是聖經的教訓，因為經上記·說：「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弗五 17, 10)。心思的功用是不可埋沒的。神並不抹煞人魂的機關，乃是將它

們更新過而使用之。神要信徒在順服祂時知道他是作甚麼。無意識的盲從是神所不要的。神不要信徒暈・頭腦不知作甚麼，只是聽見了甚麼，或者覺得了甚麼，便以為是神的旨意去行。神也不要自己使用信徒的肢體，叫信徒不知道何所為，就是在黑暗中順服。神要信徒明白祂的旨意，而自己有意識的使用自己的肢體來聽從祂。懶惰的人卻要自己不負一點的責，就是被動的讓神使用他。但是，神要人活動的去查考甚麼是祂的旨意，而運用自己的意志使用自己來順從祂。神要人的直覺與意識一致。

有些信徒並不知道這是神引導的正軌。他就是讓自己陷入被動，盼望神將祂的旨意放在他的心思裏；或者受了甚麼超凡的引導，並不用心思來察驗到底這樣的引導是否出乎神，就是盲從；或者並不用心思明白的照・神的旨意而使用自己的肢體，而盼望神在他意識之外使用他的肢體。這樣的結局就是被鬼附，因為鬼附的條件就是要人被動。當人自己不用心思時，神也不用他的心思，因為這是違反神作工的原則的；結果就是邪靈趁・機會使用他的心思。有多少的信徒因為不知道世上是有邪靈的，牠們是竭力要欺騙神的兒女，信徒若履行邪靈作工的條件，牠們就要作工，並且牠們乃是在四圍偵看，要尋找機會進來，可惜一些無知信徒，很愚昧的讓自己的心思陷入被動。

**鬼上身的原則：**還有一件事，也是我們所當知道的，就是邪靈作工的條件如何。我們已經約略說過是被動，我們現今還要更進一步的查考。我們知道世上有一等人是特別樂意和邪靈交通的。常人都不願意被鬼附，但他們是願意被鬼附的人。就是那些關亡者、扶乩者、交鬼者、降神者那一等的人。我們如果詳細察看他們所以被鬼附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一切被鬼附的原則，因為鬼附的原則都是一樣的。這些人要告訴我們，他們若要得・鬼(他們說是神)臨在他們的身上，他們的意志必須完全沒有抗拒，就是願意接受一切臨到他們身上的才可以；要使意志這樣的被動，他們的心思必定應當空白，完全沒有作用才可以，因為心思的空白會產生意志的被動。這兩者是得・鬼附的根本條件。我們看見一個降神者要得・「神」臨的時候，乃是披髮搖首，繼續至若干時候之久，非使他自己的頭腦完全發暈，不能作工；當頭腦這樣空白時，意志自然甚麼作用都沒有了。一達到這樣的情形，他的口就逐漸不隨・己意而轉動，全身就逐漸發抖，不久，「神」就臨到他的身上了。雖然交鬼上身的法子在表面上也許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但是，我們如果查考其原則，都不過是藉・心思空白，使意志被動而已。一件事是定規的，你如果查問這些人，他們必定告訴你說，當靈鬼降臨的時候，他們的心思是不能思想的(如果不必心思空白，其人已意志被動，就他還是會思想的)，意志是不能活動的。並且，他們必須達到這樣的地位——心思空白和意志被動——靈鬼才得降臨；不然，是不能的。

至於假託科學名義的催眠術，以及宗教神奇的靜坐法等，以為他們會眼見千里，耳聽八方，醫治疾病，改變性情，其實不過都是按・這兩個原則而行。所有「凝神」、「注視」、「靜坐」、「默想」等等的方法，不過都是要人的心思先變寂靜，好使意志也隨之被動，不久就招請許多超凡的靈鬼來，將許多的奇事給他們，行這事的人知道他們是招請邪靈與否，我們姑且不問，我們只知他們這樣作是履行了邪靈依附的條件，所以必定難免這個結局。到了末後，他們也許要醒悟，明白所得的乃是邪靈。

對於這些事，我們不能詳細的往下再說。我們不過要信徒們明白，邪靈在人身上作工，是需要人心思和意志完全空白被動的。凡履行了這個條件的，邪靈真是喜歡不過，就要立刻作工。外教人履行這個條件時，邪靈就附在他們身上；信徒如果也履行這個條件，邪靈也是毫無顧忌一直進來的。

我們現在所要注意的，就是許多信徒因為不知甚麼是邪靈作工的條件，也不知履行了邪靈作工

的條件，邪靈是不受限制可以作工的，就多有在不知不覺之中，竟然變作一個交鬼的人——被鬼附！往往信徒在聚會的時候，因為要等候聖靈降臨，直至深夜尚不散會，裏面充滿各種屬魂的活動，以致心思都昏了，心神搖動不能自主，過了一時，忽然有許多奇異的事發生，就如說方言、見異象、覺快樂等等。在他們看來，真的聖靈降臨了。但是，我們所應當注意的，就是這樣的履行心思空白和意志被動的條件，除了邪靈之外，聖靈是不肯作工的。最明顯的，我們舉一個例子，在這樣的聚會中，他們最喜歡用單句話來禱告，如「榮耀」、「阿利路亞」等。他們的口裏就是繼續不斷的念這種單句的口號。我們如果試念一句同樣的話，過了幾十遍之後，我們就知道到底有甚麼現象發生，念到後來，口裏雖然喃喃作語，頭腦裏也不知是甚麼意思了(這是心思空白)；然而自己卻不能作主，就是這樣的繼續念(這是意志被動)；再後，忽然有了外來的力量利用他的喉音，轉動他的頷顎，使他說出他平常所不知道的口音。此時，不知者就以為現在又多一人得·「靈浸」了，因為他已經得·靈浸的憑據——會說方言了。豈知這不過是因·履行邪靈作工的條件，讓自己心思空白，意志被動，被鬼所利用而已！

這樣的信徒只因他所得的，是使他更「快樂」、更「屬靈」、更「熱心」、更「聖潔」的，就以為這些必定是從聖靈來的。豈知這就是邪靈的詭計。牠們如果能得·你，牠們是不管用甚麼方法的。牠們一見信徒表顯降神者的情形，牠們就不讓機會失去，立即進來。但是，牠們不肯把信徒嚇走了；所以，牠們所作的事都是要取信於信徒的。牠們要假冒作主耶穌，這樣的可愛、榮耀和美麗，使信徒敬拜、愛慕、奉獻給這位「耶穌」，而其實卻是敬拜、愛慕、奉獻給邪靈。當牠們得·信徒完全的信仰和依靠之後——這時候是不一定的，有的年數很不少——牠們就要將更明顯屬乎牠們的給信徒；但是，信徒因為驕傲、懶惰和愚昧的緣故，多不肯察驗他自己所受的靈是甚麼靈。

**認清聖靈與邪靈工作的條件：**一件事是定規的(信徒如果記得這件事就好了)，邪靈和聖靈的作工，是有一個根本的分別。當人履行聖靈作工的條件，聖靈才能作工；當人履行邪靈作工的條件，邪靈才作工。人如果履行了邪靈作工的條件，雖在表面上所求的乃是聖靈，聖靈也是不作工的，邪靈卻要趁·機會活動。所以，平常的信徒如果不會分別甚麼是真出乎神的，甚麼是假冒神的，他可以不管別的，只問自己當初得·這些的時候，有甚麼情形。如果是履行聖靈作工的條件，就所得的必定是出乎神的；如果是履行邪靈作工的條件，就雖然在表面是求聖靈，其實乃是得·邪靈。我們並非拒絕超然的事；但是，我們要分別甚麼是出乎神的，甚麼是出乎撒但的。

聖靈和邪靈作工的條件有甚麼根本的分別呢？(一)凡一切超然的啟示、異象和奇事等等，如果是需要心思的作用完全停止的，或者在信徒心思的作用完全停止時所得的，都不是從神來的。(二)一切從聖靈來的異象，都是當信徒心思完全活動的時候，才給信徒的；並且要信徒的心思各種的功能都活潑的來領會這異象。邪靈作工時，就完全反是。(三)一切從神來的，都是與神的性情和聖經相合的。

我們不要管外面的殼子是甚麼，明說是屬乎鬼神的也好，假託是屬乎神聖的也好，或者別的種種名稱也好，我們只問其中的原則如何。我們所應當知道的，就是一切出乎黑暗權勢的超然啟示，都是需要心思的功用停頓；但是，從神來的啟示，心思的本能和功用都是可以照舊活動，不受阻礙。舊約以色列人之在西乃山(出十九 16~25)，和新約彼得之在約帕城(徒十 9~16)所看見的異象，都是證明他們乃是完全會用他們自己的心思的。

在聖經所記載神給人的啟示和異象，和今天信徒所得的啟示和異象中，是有一個根本不同的地

方。查讀過每一次新約所記載神的超然啟示，我們看見每一個受啟示的人，都是心思有作用的，能自治的，能用自己身上的任何肢體。但是，今天超凡的啟示多是需要那接受的人的心思被動——有的完全，有的局部；並且，接受的人也不能或完全不能使用自己的肢體。這就是屬神屬鬼的根本分別。例如：聖經中所記載的方言，說的人都是能自治的、有意識的。像彼得在五旬節還能聽見人的譏諷，還能回答證明他的同人並非醉酒，乃是被聖靈充滿(徒二)。像哥林多教會的說方言，他們是會計算數目，知道有兩三個人說，他們是會自約以便輪流而說的；如果沒有翻譯的人，他們還會閉口不言。他們都是有意識、會自治的，這是因為「先知的靈是順服先知的」(林前十四)。今天的說方言是否如此呢？豈非完全自己不能作主麼？豈非自己不知自己之所以然麼？今天先知所得的靈，豈非不能順服先知麼？而且先知反得順服靈麼？在此我們可以看見出乎神的和出乎鬼的根本分別。

聖靈和邪靈的工作，在超然的事上是不同的，在天然的事上也是不同的。我們舉一個例：聽神的聲音。最起初我們要記得，聖靈是要我們清楚明白的(弗一 17~18)。聖靈從來不把人當作一個機械，而要人無意識的跟從祂——就是行善，祂都不肯。並且，祂卻是從人的靈裏——人最深的地方——發表祂的意思。祂的引導，從來不(一)紛亂、(二)模糊、(三)迷惘、(四)強迫。從邪靈來的，就是：(一)從外進內的，最多是從心思進內的，並非從最深的地方發出來的；不是直覺的啟示，乃是閃電似的思想。(二)催促的、衝動的、強迫的，要人立即行動，不讓人用時候來思想、考慮和察驗。(三)使信徒的心思麻木混亂，不能思想。一切從邪靈來的，無論是超然，是天然，總是要使信徒失去心思正當的功用；從聖靈來的就不然。——倪柝聲《被附後的釋放》

#### 第四章 心思被動的現象

最可憐的，就是有些信徒並不知道邪靈的工作與聖靈的工作是有這樣根本的分別，就在不知不覺之中，接受了邪靈進入裏面，盤據其心思。我們現在要略看心思被邪靈攻擊的現象如何。

**【忽來的思想】**當信徒的心思陷入被動之後，邪靈就常將許多的思想從外面「注射」進來。污穢的、褻瀆的、紛亂的都有，一陣一陣從頭腦中經過。信徒雖然自己定意不要這些思想，卻不能停止思想，也不能改變思想的方法和題目；頭腦好像是一種機器，機關開起來活動了，一時不能停止一般。信徒雖然用自己的意志來反對，也不能使自己所拒絕的思想離開頭腦。這樣違反信徒意志的思想，都是邪靈所給的。

有時信徒忽然有了閃電般的思想進入心思裏，叫他明白、領會或者發明了甚麼特別的事，或者乃是許多的提議，要他作這個、作那個。這樣忽來的思想，好像乃是出乎信徒自己的，但是當信徒查考之後，就知他自己並沒有發起這思想；所以，這也不過是邪靈在一個被動的心思裏所作的工而已。信徒應當拒絕忽然的思想要他怎樣舉動，因為這不是從聖靈來的；信徒如果隨之而行，就要看見其結果是何等的沒有意識。

我們知道邪靈要多作教訓的功夫(提前四 1)，所以信徒應當提防邪靈在他被動的心思裏將牠們的教訓給他。多少的信徒以為乃是他自己在那裏揣摩聖經的話語，乃是他自己得·許多新的亮光，明白

了許多前人所不明白的。但是，這樣的人應當小心，因為在許多的時候，並非他在那裏思想，都是邪靈將牠們的思想忽然給他；或者在人自己許多的思想中，邪靈將牠們的一個思想偷・攙雜在裏面，使人不覺。多少信徒因為不知道他的心思是會受邪靈教訓的，以致當他自己在書房裏誦讀默想的時候，得・不少忽然的光照，就以為這是他自己在聖道上的新發明，就將這忽然的思想寫出來，或者傳揚出來，以為這是他研究的結果；當人家讀他聽他的時候，就希奇這人的聰明是何等的過人。其實不知道有多少這樣教訓的來源都是從無底坑裏出來的。多少的異端，多少「屬靈的教訓」，多少聖經的見解，將基督的教會弄成四分五裂的，都是因・人在他的書房裏忽然明白了甚麼道理而來的。我們必定不應當看我們所得・的光照是如何的佳美，只應當問，到底我是從那裏得・這個光照呢？(一)是聖靈在直覺裏啟示的呢？(二)或是我自己思想出來的呢？(三)還是邪靈將牠們的思想給我的呢？

當信徒心思被動的時候，邪靈最會將各種沒有意識的思想注射入他裏面，告訴他說：「你是神特別的器皿」，「你的工作是要轟動全世界的」，「你的靈命比別人高深得多」，「你應當另走一路」，「不久神要為你大開傳道之門」，「你應當出來靠・信心度日」，「你的屬靈用處真是不可限量」。這樣一來，就把信徒所有做醒的械都繳了，使他一天到晚就是靠・這些思想而活，時刻都是夢想他自己是如何偉大、如何超奇、如何的了不得。他因為不用心思理性的緣故，便不知道這樣的思想是如何傷害屬靈生命的，也是如何可笑的，總是縈念自己不已，幻想他的將來如何。

在為主傳述信息的人中，也常有受一時忽來思想的支配的。多少的傳道士就是將那些經過他心思的「忽然啟示」傳說出來。他在講說的時候，若非順服忽然的思想而言，就是隨・長久在他心思裏表演的「啟示」而言。他以為這是出乎神的，所以就被動的接受；豈知神不忽然啟示，也不在心思裏啟示。這樣的話語雖然有時是滿有意義的，但是，總難免是從邪靈來的。

信徒既在心思裏為邪靈留了地位，就沒有甚麼思想是邪靈不能給信徒的。最常在同工的信徒中間，邪靈就是無根的將一個疑惑的心，或者一個隔膜意念，放在其中一個人裏面，使他和別人分開。邪靈就是使信徒無緣無故的想這人是這樣的，那人是那樣的，這人對他大約是這樣的，那人對他大約是那樣的，就將他們分開了。其實這樣的思想都是無根的。信徒如果知道抵擋，並查考這樣思想的來源，就不至於有這麼多的離散了。但是信徒還以為這些都是自己想的，並不知道邪靈也會把思想放在他的心思裏。

**【圖像】**邪靈不只會將思想注射入信徒的心思裏，他們並且也會將各種的圖像在信徒心思裏表演。有的是很清潔美好的，也是信徒自己所喜歡的，有的是很污穢罪惡的，是信徒良心所恨惡的；但是，無論好歹，無論喜歡與恨惡，信徒自己卻沒有能力禁止這些圖像不進入自己的心思裏。以往的經歷、將來的預測和其他的事情，總是不理信徒意志的反抗，而縈迴在他的眼簾前。這是因為信徒想像力陷入被動了，以致信徒不能管治自己的想像力，讓邪靈隨意利用他的想像力。信徒應當知道一切不是他自己心思所產生的，都是超然的靈給他的。

**【夢】**夢有天然的，也有超然的。超然的夢，有屬神的，也有屬鬼的。除了從人自己的生理和心思生之外，其原因都是超然的。如果信徒的心思是向邪靈開放的，就他夜裏的夢，恐怕有許多不過是他

在白日所得的「圖像」的變相而已。邪靈在日間使之看見圖像，夜間看夢兆。信徒如果要查問到底他的夢是否從邪靈而來的，他只要問說：我的心思在平日有沒有被動？如果有，就他所得的夢兆是靠不住的了。並且，從神來的夢兆都是使人照常、平安、穩定、滿有理性和意識的。但是，從邪靈來的，都是奇怪、虛空、荒謬、愚昧，使人變作洋洋得意、昏迷、混亂、失去理性的。

邪靈所以能在夜間將許多的奇夢——有的是很好的——給信徒，就是因為他的心思是被動的。信徒的心思若是已曾陷入被動，就他所有的夢，並非神給的，也非天然的，乃是從邪靈來的了。夜裏的心思不像日中的活動，所以是更被動的，因此，邪靈能以利用機會來成功牠們的目的。這樣夜裏的夢象叫信徒在早起的時候，覺得頭是暈的，靈是沉的。睡覺好像並不加增精神，因為邪靈在人睡覺的時候，藉·心思的被動，使全人都受影響。凡在夜間常受夢象的苦害的，都是因心思裏有了邪靈的工作。信徒如果在日中和夜裏專一的拒絕邪靈的工作，不久就要得·自由。

**【失眠】**失眠是現今信徒最常患的一種病，也是邪靈在心思裏作工一個最明顯的憑據。許多信徒夜裏躺在床上時候，總是有許多的思想傾倒進入他的心思中。他好像正在那裏繼續思想他白日的工作，或者追憶他以往的經歷，或者有許多不相干的事情，一一在他頭腦裏經過。他好像在那裏「思想」千萬的事情，當作甚麼，怎樣作法，甚麼是最正當的計策。或者預先想到明天所要作的事，應當如何計劃，要有甚麼境遇，如何對付各種問題，類似的思想總是陣陣而來。雖然信徒知道床榻是睡覺的地方，不比書桌是思想的地方；但是，頭腦裏總是那樣的繼續轉動。雖然信徒知道睡眠對於明日工作的關係是何等重大，自己是極要睡覺，極不願思想的；但是，他不知何故，總不能如願，頭腦裏總是照舊轟轟的進前作工，攔阻他的安眠。或者信徒已經多日嘗·失眠的苦味了，已經完全休息一切的工作了，並且是不願再用心思的了；但是，黑夜到時，雖然已甚疲倦，然而心思竟然不能安息，好像是一個「思想機器」，在那裏一直活動，沒有法子停止。他自己的意志對於自己的思想完全沒有主權，不能停止他的思想，只好等到他裏面的一種甚麼能力不想了，他的心才得安靜，他才能睡覺。本來睡覺是使人精神暢快的，但當這樣的經歷繼續到幾夜之後，他就要視睡覺、床榻和黑夜為畏途，他又不能不睡。每晨起來，好像都是從一個恐怖世界裏回來一般。頭是混沌的，意志是痿痺的，甚麼力量好像都沒有。

信徒此時總是以為這是出乎他自己身體的原因，或者是精神受了刺激，或者是神經過度作工；但是，(一)最多的時候，這些原因不過都是假設，並非實在的；(二)這些原因若是有的，就當信徒安息或用其他天然的方法來補救之後，他必定應當痊愈才可以；但是，天然方法的補救，竟然常常無補於事；(三)這些原因多是邪靈的招牌，用以掩飾牠們在暗中的工作。當信徒夜裏頭腦中的思想正在奔馳的時候，讓他自問說：這些思想是從那裏來呢？從我自己出來的麼？或者是從外面進來的呢？若說是我心思裏這樣思想，真的是我這樣思想——思而又想——麼？我明明是「不要」這樣思想的，我也是「不願」這樣思想的；怎能說是「我」這樣思想呢？既不是我，是誰將這麼多的紛亂、污穢、壓制的思想給我呢？除了邪靈以外，還有誰呢？

**【易忘】**許多信徒因受邪靈的攻擊，便失去他本來記憶的能力，而常會遺忘。才說的話，不多一刻便忘記了；才作的事，不多幾時便忘記了；才放的東西，不到一天便忘記了；才應許的事，一下子便忘

記了。他好像是一個沒有頭腦的人，無論甚麼事好像都留不住在他的心思裏。他以為是因自己的記憶力特別比人壞，豈知是因他的心思受邪靈的騷擾所致。信徒在這樣的情形中，就不得不作許多的「字條」和簿子的奴隸，因為他必須藉這些來「備忘」，不然就要時常遇見難處。自然，我們承認有多少事因年代久長是能忘記的，或者因其在心思裏所生的印象不深，也是能忘記的。我們並非說，信徒應當記得所有的事。但是，有許多的事，並非過去甚久，也並非沒有注意，在相當的期間內，和相當的環境中，是信徒所應當記得的，竟然連影兒也沒有，想也想不起來；這些就不是天然的，乃是有邪靈的侵犯了。例如：我們在最近的時候，所特別注意的事，如果忘記了，就不是天然的。有的忘記是天然的，有的不是天然的。凡不是天然的忘記，都是有邪靈在後面攻擊我們。因為牠們是很能在需要的時候，捻住我們神經的那一根，使我們沒法記得我們所當記得的。也不知有多少的信徒，因為受了邪靈這一方面的攻擊，以至吃了多少苦。多少的工作都是因此而弄壞的，多少的笑話都是因此而弄成了。別人的信託和自己的用處，都因而減少。然而，他還不知道這是因為邪靈在他心思裏作祟所致。

在平常的時候，信徒的記性好像是很好的，並沒有甚麼病狀；但是，最希奇的就是記性有一種忽然的昏迷。在許多緊要關頭，本來很好的心思，此時忽然昏迷了，甚麼都記不得了，以致事情陷入不可收拾的地步。這樣心思的忽然停止作用，在信徒看來是莫名其妙，也許以為是一時精神不足，或者是偶然一見而已；豈知這乃是邪靈攻擊心思的現象。

**【心散】**邪靈也最常使信徒失去思想集中的能力。我們承認各人思想集中的力量是不同的。但是，照信徒的經歷看來，大概信徒思想集中的力量多少總曾受過邪靈的分散。許多信徒幾乎好像是絕對不能集中其思想的；有的比較好一點，但是，若要專一思念一件事，未到幾分鐘，思想又到處紛飛了。特別在祈禱、讀經和聽道的時候，許多信徒總覺得自己的思想是遊蕩的。雖然自己定規要專一，但是事實上總是作不到。雖然用意志來制止這樣的奔馳，有時會有一刻的效果，但總不能長久；有時竟完全不能自主。這自然都是邪靈所作的工，而其能夠作工的原因，就是信徒的心思曾為之留下地位。信徒就是這樣浪費其心思的能力，以致一天到晚，一事無成。體力的浪費如何是有害的，心力的浪費也如何是有害的。今天多少的信徒，花了許多的光陰，竟然沒有甚麼結果，都是因為心思受邪靈的攻擊，不能專一的緣故。

因為心思受邪靈的攻擊，信徒就時常有一種「心不在焉」的經歷。本來思想是專一的，忽然一陣空白，自己的思想不知道到那裏去了。自己不知道手裏所作的是甚麼事，所讀的是甚麼書。信徒也許以為他正在思想別的，但是，應當注意的點，就是這樣的思想並非他自己意志所發起的。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徒，在聚會和平時聽人說話的時候，都有這樣忽然有一時聽不見人說甚麼的經歷。這都是邪靈要使他聽不見於他有益的言語。邪靈在這樣的時候，若非使其心思完全停止作用，就是強迫他來思想別的。

當信徒心思受邪靈攻擊之後，他是很難聽人說話的。有的時候，好像有好幾句好幾個字完全聽不見的；若要聽話，好像必須把眉頭繃起來，才會明白對方的意思；時常不明白對方所說最清楚的話的意義，或者總是誤會對方所給他的教訓。這都是因為邪靈在他的心思裏擾亂他，或者給他以許多的成見，或者代替他解釋對方說話的意義；信徒同時聽見人說話和鬼說話，所以，若非完全聽不見，就

是誤會其意義。邪靈這樣的作工，就叫許多信徒不喜歡也覺得最難聽人說話，當人話未說完的時候，他就忍不住要開口；這都是因為邪靈給他許多的思想，要他來聽牠們，而說牠們所放進去的意思。信徒此時是同時聽內外兩方面的聲音，他聽邪靈裏面所提議的和人外面所說的。因為裏面的聲音比外面的聲音更貼切，就叫信徒的耳朵好像聽不見外面的聲音。平常所說的「心不在焉，聽而不聞」，其實乃是心被邪靈所佔據而已。多少時候，信徒以為自己是忽然的「無心」，其實乃是心被邪靈所奪而已。如果信徒脫離不了邪靈在他心思裏的工作，就思想集中是不可能的。

多少時候，就是因為邪靈擾亂信徒的心思，以致信徒常常搖頭，好像要把他所厭煩的搖出去一般。他若說話，就得大聲的說，使自己的心思知道他正說甚麼，才會留下一個印象。他若思想，也得大聲把他所思想的說出來，不然他昏昧的心思是甚麼事情都不懂的。他若讀書，也得大聲的讀，不然就不明白其中是說甚麼。這都是因為邪靈在他心思裏擾亂他，所以，他不得集中他的思想，必須這樣才會使他們的心思接受一點印象，知道一點事情。

**【不能活動】**邪靈也叫信徒失去思想的能力。許多信徒因為心思受邪靈攻擊的時候特別久，地位也特別深，就連思想都不能。到了這樣的地步，信徒的心思幾乎已完全陷入邪靈的手裏，所以自己甚麼主意都作不來。他不能思想。自己雖然要思想甚麼，竟然沒有力量在自己的心思裏發起這個思想。他心思裏不是出於自己的思潮，卻早已源源不絕的在那裏轉動了。他自己沒有力量把那些思潮先停止，然後將他自己所要思想的放在裏面。好像那些潮流是太強了，他不能再將他所要思想的插在裏面。有時，雖然他也會在自己的心思裏尋找一個空間為自己所要想的，但是，他也覺得非常困難在那裏繼續的想，因為好像裏面的聲音已經很多，題目也已經很多，他自己的只得被擠出來。我們知道一個人若真要思想，是需要用他的記性、想像和理性的；但是，信徒因為已經失去這些自主的能力，以致他就沒有法子來思想甚麼。他不能創造，不能推想，不能回憶，不能比較，不能決斷，不能明白，所以，也不能思想。

當信徒的心思在這一方面受邪靈攻擊之後，他就要覺得自己的頭腦是受監禁的，好像甚麼都想不出來，好像裏面缺少了甚麼似的，以致當他要想甚麼的時候，總有一種似暈非暈的感覺，裏面不會產生甚麼思想出來。信徒思想的能力一受捆綁，就自然的對於每一件事都有過度的看法。在他的眼光看來，土堆好像都是泰山，每一件事好像都是比上青天還要難。特別那些需要他用心思的事，更是他所畏懼的。他也不喜歡與人往來談話，因為是非常之難的。若要他逐日平穩進前勞碌作工，好像就是要他的命一般。他裏面好像有了一種無形的鎖鏈，為外人所不能領會的。他裏面覺得這樣的作奴隸乃是最不舒服的，時常發生反抗的意念；但是卻自脫不來。這樣的原因，就是因他的心思受了邪靈的捆綁，以致不能思想。

這樣一來，信徒好像一天的生活都是在夢裏，光陰就是這樣的白花了。沒有思想，沒有想像，沒有推究，沒有理會，沒有意識，就是沒頭沒腦的過日子。當心思這樣受攻擊之後，意志自然也連帶的受影響了，因為心思是意志的光。他就是被動的讓環境把他飄來飄去，自己並不揀選甚麼。或者他裏面充滿了各樣不滿意的思想，沒有平安，但卻不能與這樣的捆綁爭戰以至得勝。他好像在凡事上都受了一種看不見的阻擋；有許多事是他所要作的，但是，當他正要作的時候，心思裏面好像又來了甚



麼一種打岔的感覺，使他不能進前。他所作的，好像沒有一件是可以的，他的一生好像都是充滿了難關，沒有甚麼會使他滿意的。

信徒這樣的不能活動，與平常的不活動是有分別的。如果信徒的心思是「不活動」，就當他要活動的時候，他是能的；如果是「不能活動」，就他雖然要活動，總是不能的。不能思想，好像頭上有了甚麼把他壓住了一般，這乃是邪靈作工很深的一個現象。

許多信徒時常憂愁掛慮，就是犯了這個毛病。我們如果查考他的環境和地位，也是滿好的，應當使他歡喜快樂才是；但是他卻滿心憂慮，都是不樂的思想。要他說出原因，卻沒有一個理由是充足的。要他除去這樣的思想，好像又是絕對不能的。他自己也是莫名其妙，不過好像自己是陷入泥坑，不能自拔一般。現在好像已經掛慮慣了，要他起來，好像裏面已經是沒有能力這樣作了。這就是邪靈所作的工。如果是天然的憂慮，必須是有原因的，有充足理由的。一切無因和有因而理由不充足的掛慮，都是邪靈給的。信徒所以陷到這樣的地步，就是因為他起初接受了邪靈的思想，到了今天竟然不能擺脫。他的心思已經陷入很深的被動，所以不能活動。他時常覺得自己是受了鎖鏈，身上滿負重擔，以致他好像連天日都看不見，不知事之真相如何，也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性。邪靈就是這樣的監禁牠們的囚虜，使他們終日在昏天黑地之中。牠們喜歡看見人受苦。凡落在牠們手裏的，牠們都是如此的對付他們。

**【游移不定】**當信徒的心思被邪靈掌權之後，他的思想就完全是靠不住的。因為他自己負責的思想很少，大都是邪靈在他的心思裏發出的思想。邪靈最容易在這樣的時候，時而給信徒一種的思想，時而給信徒完全相反的另一種思想。信徒因為跟從這樣的思想，便作了一個時常反覆的人。與他同工或者在一起的人，要以為這是他的性情無定，所以見異思遷。但是，事實乃是邪靈在他的心思裏改變了他們的思想，因而改變了他們的意見。多少時候，我們看見信徒上一刻說「我能」，下一刻便說「我不能」；或者上半年說「我要」，下半年便換了說「我不要」。原因乃是因為邪靈在上一刻將「我能」的思想注射入信徒的心思裏，信徒以為真的他是能的；到了下一刻邪靈又將「我不能」的思想注射入他的心思，使他想到他是怎樣不能的，他就不能不改變他當初所說的。在許多忽然改變語氣的談話中，我們都能看見邪靈在人的心思裏作工。信徒自己也許是恨惡這樣反反覆覆的生活的；但是，他自己不是自己的人，是沒有法子來穩固的。他如果不照·邪靈注射進來的思想而行，就邪靈要假作他良心的聲音來控告他不隨·神的引導而行。他因為要免去這樣的控告，就只得在人前反覆無常。多少反覆無常的工作，也是從這個源頭而來的。信徒因為聽從邪靈在他心思裏的提議，便有許多忽然的工作；但是，邪靈改換了牠們的提案，信徒的工作就也得隨之而改變。邪靈最常使人在不正當的時候思想。牠們要在半夜喚醒信徒，對他說，他是應當作些甚麼事的；信徒如果不作，牠們就要控告。或者，牠們要在半夜告訴信徒，應當改變他從前的路途，使信徒在心思最混亂的時候定規了最緊要的事。我們如果追本窮源的查考這樣的事，我們要看見，許多忽然改變的事，都是邪靈在人心思裏作工的結果。

**【多言】**信徒心思中有了邪靈的工作，有的時候是不喜歡與人談話的，因為他沒有力量來聽人的。他心思裏的思潮風起雲湧，不能因·聽人的話而停止。但是，他卻是最多言的，因為他的心思裏既是充

滿了「思想」，他的口裏就不能不也充滿了話語。不能聽人、光要人聽的心思，其中常是有毛病的。許多信徒的性情，按·人看，乃是多言的、長舌的。但是，在事實上，恐怕他還不過是邪靈的機械而已。多少的信徒，好像乃是邪靈所用的一種「說話機器」而已！

許多信徒在閒談、笑語和背後毀謗人的時候，好像管不住自己的舌頭。他的心是很清潔的，不知道他自己正在說甚麼；有時就是知道了，卻也不能停或限制這一種無益的話語。好像意思到了心思裏，等不及思想一下，就已變作話語在口頭了。思潮源源而來，叫信徒不能自主的說出許多話來。舌頭並不隨·自己的心思和意志的管治。許多話說出去都是心思所沒有思想的，意志所沒有打算的。有時與本人的存心和意思完全相反的話語竟然也說出去，等到後來被人提醒之後，才希奇自己為甚麼這樣說。這都是因為心思是被動的，所以邪靈能藉·這被動的心思，而利用人的舌頭。邪靈起初是將他們的意思和人的心思混雜起來，然後再和人的話語混雜起來，使人的心思不能領會別人的思想，也不能記憶甚麼。

信徒應當看見：他所說的話，都應當是他自己所想過的；凡一切沒有經過思想手續的話語，都是從邪靈來的。

**【固執】**當信徒的心思陷入被動，而為邪靈所佔據之後，凡他所已定規的問題，他絕對不肯接受別人的理由和證據；人若要使他更明白，他就以為人是侵犯他的自由；並且，在他看來，那要告訴他的人乃是非常愚昧，永不能明白他所明白的。也許他的思想乃是極端錯誤的，但是，他卻以為他是有說不出來的理由的。這是因為他的心思完全是被動的，他自己不知如何再用自己的理性來推究，來分別，來決斷。他就是囫圇吞棗似的接受一切邪靈所注射給他的思想，以為這是最完美的了。或者他就是接受了超然的聲音，以為這是神的旨意；在他看來，這種聲音所說的已是他的律法了，所以，無論何人都不能使他再用理性來查考這聲音的來源。如果他接受了甚麼思想，或甚麼聲音，或甚麼教訓，他就以為他是永遠不會錯誤的了，乃是絕對穩固的了。他不肯再試驗，再查考，再思想，再推求，就是堅決的閉關自守，不願再知其他了。自己的理性、良心，和別人的講解、理論、都不能使之動。他既一次相信是神引導了他，就他的頭腦好像是用印封嚴的，不肯再改了。他既這樣的不用自己的理性，就可以受邪靈任何的欺騙而不自知。稍為明眼的人都知道他的危險，但是他卻甘之如飴。被邪靈作工到這一步的人，是最難挽回的。

**【眼睛的現象】**心思被動，被邪靈所攻擊，在眼睛裏是最容易看得出來的，因為人的眼睛表明人的心思比甚麼部分都多。心思若是被動，就信徒當誦讀的時候，可以用眼睛看書，然而，卻沒有一點的意思進入自己的心思，記性也沒有受一點的印象。當他與人談話的時候，他的眼睛是四圍周遊的，或者忽上忽下，或者忽轉方向，有時也許是無禮的，他好像是不能直視人面的。但是，在別的時候，他又是不轉瞬的一直注視人的面，好像有一種不知緣由的力量不許他離開一般。

這樣的注視，在許多的時候是最危險的，因為邪靈就是如此使信徒陷入一種交鬼者的態度裏。在多少的聚會中，信徒因為長久一直注視講說者的臉面，以致後來連他說甚麼都聽不見，叫邪靈能將許多的思想——或者異象——給他們。

對於使用我們自己的眼睛，我們應當注意，到底我們眼睛的轉動是隨·我們心思的意識呢，或者它是不理我們的意志而獨自觀看甚麼呢？當心思被動的時候，信徒的眼睛最易昏花。看見各種自己所未求的奇異東西；同時，自己所要看的東西，反倒沒有力量集中自己的眼睛來看。

總之，信徒心思受邪靈攻擊的現象雖然很多，也是各各不同，但是其中的原則只有一個，就是自己作不得主。本來按·神的定規，人一切的本能(心思就是其中之一)是應當完全順服人自己管治的。但是，因為信徒在不知不覺之中，為邪靈留了地位，以致邪靈能以霸佔信徒的心思，可以直接行動，而不受信徒意志的干涉。所以，信徒如果在他自己心思裏面發現了甚麼向他意志宣告獨立的行為，他就應當知道他是受邪靈的攻擊的。

一切在當活動的時候不能活動，當安靜的時候不能安靜，充滿了思想不能休息，充滿了混亂不能作主，空空的勞碌沒有結果，白日難以作工，夜裏都是夢象，無論何時總無安息，狂熱，遲疑，不能做醒，不能集中，不能分別，不能記憶，無因的畏懼，紛亂，苦惱以及困難，都是直接從邪靈而來，為人所不及知而已。—— 倪柝聲《被附後的釋放》

## 第五章 心思的拯救

我們在上章只是略為論及一般的情形，並不能將每個人的光景都說出來，因為各人被動的程度不同，被邪靈攻擊的程度也不同，所以他們心思受苦各的程度也不同。不過，當信徒看見他自己的心思發生了我們在上章所說的任何現象，他就應當小心，恐怕他已經把地位給邪靈，而受了牠們的攻擊。如果這是的確的，他就應當尋求拯救的法子。

當信徒讀過像上章的教訓之後，很多人要希奇為甚麼他從前並沒有注意到他的心思是這樣受害的。信徒從來不知道他自己的心思是陷入何種的光景，豈非一件很希奇的事麼？好像信徒對於別的事情總有許多的知識，但是對於他自己的心思好像甚麼都是不曉得的；雖然受了極重大的苦害，自己還沒有怎樣注意過，必須等到別人提醒，才知道自己原是如此的。為何前此都未曾想到這事呢？這豈非告訴我們，邪靈和我們的心思是有特別淵源的，以致我們對於心思的知識好像比甚麼都薄弱麼？讓每一個受過邪靈的虧的人回答這個問題。

**【邪靈的詭計】**當信徒的眼睛開起，看見自己的情形時，他自然就要尋求拯救的法子。但是，這些說謊言的邪靈，並沒有這麼馴良的讓牠們的囚虜得·自由，牠們也是用盡力量來阻擋信徒得·拯救的。牠們的方法就是用許多的謊言來推諉。

邪靈要告訴信徒：「你的忽然美好的思想是出乎神的；」或者「這些忽然的啟示是屬靈的結果；」「你的記性壞是因你身體的關係；」「你忽然忘記事情是天然的；」「神經過敏乃是因·性情的關係；」「記性不強是遺傳的；」「失眠乃是因·疾病的緣故；」「因你已經疲倦了；」「不能思想是因你工作過度；」「夜裏不住思想，是你白晝用心過勞所生的反響；」「污穢的思想是因你犯罪的緣故，因你已經作錯了；」「你這樣不能聽人說話，是因環境不同的緣故，都是別人累及你。」此外尚有不勝枚舉的推諉，都是邪靈所設辭的。信徒如果不知他自己真是受攻擊的，真的已經從常度降下了，邪靈就要用這

些和類似的推諉，來遮蓋牠們所得的地位。豈知實在的原因，乃是因信徒被動，心思變作空白，以致被邪靈所佔據。這些症候都是邪靈作工的結果。自然，我們也當承認在這些的推諉後面，也有天然的原因攙雜在裏面；但是，許多信徒的經歷告訴我們：邪靈都是最狡猾的，能與天然的原因一同作工，叫信徒以為這些原因都是天然的——如性情、身體、環境等，卻忘記從中攙雜的邪靈。邪靈最喜歡拿一點天然的原因來遮蓋牠們的工作。不過有一件事是定規的，如果原因是天然的，就當天然的原因除去時，人的情形就當復原。如果有了超然(邪靈)的原因攙雜在裏面，就天然的雖然除去了，人還不得復原。所有除去天然原因而人仍不得復原的，都是因為還有超然的原因攙雜在裏面。例如：你犯了失眠症，邪靈推諉說，都是因你作工太過，心思的力量用得太多了，所以才有這個症候。你相信牠們的話，就停止工作，休息一時，完全不用心思；但是，當你睡時，還是有千頭萬緒的思想，在你頭腦裏鑽出鑽進。這就是告訴你，你的疾病還不是專由天然的原因；因為你雖然除去天然的原因，你的病還不見痊愈，其中必有超然的原因攙雜在裏面。你若不用功夫去對付超然的原因，就無論你怎樣取消天然的原因，都是無補於事的。

所以，現在信徒最緊要的就是查驗到底這些原因是從那裏來的。邪靈最會使人誤會那些出乎牠們的工作的原因乃是天然的。牠們常使信徒以為是他自己有了甚麼毛病所致，因而牠們的工作得以蓋過，不被查出，也不被除去。所以，無論信徒心思裏有了甚麼思想要推諉，信徒必須查驗——一切的理由都必須查驗過。信徒必須追本窮源的查考他心思現象的原因；不然，他若解釋錯了——誤會超然的工作為天然，就邪靈要得·更多的地位。一切自己對於自己情形的意見都必須證實過；不然，就舊的地位還未收回來，新的地位已經交給邪靈了。他如果有的時候不能思想，他應當問說，為甚麼？他如果有的時候充滿了思想，也應當問說，為甚麼？

最應當提防的，就是有的信徒因為被邪靈作工已久，以致邪靈能夠使用信徒來為牠們出力，以護·牠們在他裏面的工作。多少時候，就是信徒幫邪靈的忙，來遮蓋他受攻擊的原因，不使之顯露而證明為邪靈的工作。這樣就是信徒反倒與邪靈同夥，保存牠們的地位，雖然他自知苦惱。

邪靈要在此時使信徒的肉體與牠們聯合作工。(真的，肉體常是魔鬼的同工！)要叫信徒因·臉面或其他的原因，而以為自己不至於被鬼佔了心思。這一種不喜歡查驗，並割捨自己屬靈經歷的自滿心，乃是得·拯救的大阻礙。信徒或者要說：「我並不需拯救，所以我也不要得·拯救；」「我已靠·基督得勝了；祂已經勝過撒但了；所以，我現在就是不理撒但，讓神去對付牠；我注意基督就好了；」「我不要再知道撒但的事；」「我們傳福音就好了，不必管撒但吧！」還有其他類似的話是這樣的人所要說的。他也許還要對告訴他這樣真理的人說：「那麼，你為我抵擋，為我禱告吧。」他這樣的話，並非不誠心的請求，乃是要他自己安逸，讓別人作工來救他。他應當知道，當他這樣的不喜歡聽見魔鬼和牠的工作，就是因為他自己的心思裏已經有了牠的工作，所以懼怕發現的時候需要功夫來對付而已。他真的已經知道一切關乎魔鬼的事，所以現在不必再知道麼？福音不只要救人脫離罪，也要救人脫離魔鬼的，為甚麼傳福音就不必提到魔鬼的事呢？這豈非像犯某樣罪的人懼怕人提起某樣的罪麼？他是受魔鬼佔據的，所以懼怕人提起鬼。在平常的人，這樣的理論是絕無意思的；但是在一個心思被鬼佔據的人看來，卻是理由充分的。其實當信徒說這些話的時候，在他心的深處，乃是恐怕他的實情顯露，如果真被邪靈侵佔，他將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才說這樣的話。他就是要自己掩飾，藉以自慰。

當信徒得·亮光起首尋求自由的時候，邪靈就要在他的心思裏倒出許多控告的話語來，說他這樣錯了，那樣錯了，各種的定罪、責備、控告都有，要叫信徒因·應付不暇，就不再進前收回所給牠們的地位。牠們知道信徒已經得·亮光，現在沒有法子好再欺騙，所以牠們就繼續不斷的向信徒控告說：「你錯了，你錯了。」信徒此時好像自己沉入甚麼罪坑裏似的，沒有法子好叫他起來。但是，信徒如果認得這是魔鬼的謊言，而專一的抵擋，他就可以得勝。

一件事是經歷教訓我們的，就是當信徒這樣的明白真理，知道自己已經失去心思裏的主權，要興起收回主權的時候，邪靈是要在他裏面作最後的掙扎，使信徒的苦處，比從前還要加上幾倍。當這樣的時候，邪靈又是用牠們慣用的謊言，對信徒說，他是不能再得·自由了；他已經陷入被動太深了；神並不願意再施恩了；他如果不抵擋，就是這樣的讓他去，就他還是很好的；他永沒有得·拯救的一日，所以，不必奮鬥，徒自取苦。但是，信徒應當知道，他不應當靠·邪靈的恩典活·！就是死，他也應當得·自由，沒有一個人是被動太深，不能得·拯救的。神無論如何都是為他的，他必定得·自由。

當信徒明白了真理，知道自己的心思從來未曾脫離，或者未曾完全脫離了黑暗權勢的捆綁，他就應當或者正在與邪靈爭戰，要攻破牠們一切的堅壘，他就要看見這樣爭戰的兵器必須是屬靈的，屬血氣的一點都不行。他要看見並非經過幾番的立志，或者甚麼訓練心思和記性的法子會叫他自由。他的心思是被超然的權勢所捆鎖，所以，血氣的兵器不能趕逐牠們、除滅牠們。常常當信徒全心要明白屬靈的真理——不是頭腦裏對於真理的意見，預備起首與邪靈爭戰來收回地位的時候，他才知道黑暗權勢佔據他的心思乃是到了甚麼程度。在這時候，牠們才起來守·牠們所已得的地位。也就在這時候，信徒才看見他自己的心思是何等的昏昧、被動與遲鈍，並且是完全出乎他自己主權之外的。在這時候，他要看見邪靈用盡諸般的手段，藉·他的心思來苦害他，並且恐嚇他不作收回地位的舉動。在這時候，信徒才看見他的心思實是仇敵的堅壘，他自己從來未曾完全管治過。也是在這時候，他看見仇敵用甚麼方法不許他明白他心思所要知道的真理；別的無關緊要的事，他反倒能以記得，但是對於這個真理，他卻沒有方法領會並記憶；或者他要覺得，他心思裏發生一種反抗的力量，反對他所默認的真理。

現在就是釋放心思、爭戰起首的時候。信徒願否長久作邪靈的堅壘呢？誰應當解決這問題呢？神麼？不是神，乃是人。信徒必須揀選到底他是要完全奉獻給神呢？或者要讓他的心思作為撒但的租借地。黑暗的權勢可以使用他的頭腦麼？牠們可以將各種從無底坑中出來的思想，從得救的人身上傾倒出來麼？牠們可以叫他的思想充滿了地獄的火麼？牠們可以利用他的心思以傳揚牠們的教訓麼？牠們可以使用他的心思來証讞神麼？牠們可以管治他的心思，而讓牠們隨意進出麼？牠們可以藉·他的心思來反對神的真理麼？牠們可以藉·他的心思來苦害他麼？信徒自己必須揀選！這裏的問題，就是信徒是否願意長久作邪靈的傀儡。信徒自己必須揀選，不然，就沒有得拯救的可能。這並非說，信徒已經有甚麼把握了；乃是說，信徒是否真實反對邪靈的攻擊呢？

**【收回心思的地位】**我們在上文已經說過，因為信徒以地位給了邪靈，所以牠們才能在信徒心思裏工作。我們也已經說過，這些地位到底是甚麼，我們把它約略分為六個。我們如果把那六個歸納起來看，就可把它分為三大類：(一)未更新的心思；(二)接受(或相信)邪靈的謊言；(三)被動的狀態。信徒在這裏，

必須謹慎的查驗過，他自己所以達到今天的光景，到底是因・把那一種的地位給邪靈了。是因・心思未更新麼？或者是心思被動呢？或者是因為相信邪靈的謊言呢？或者是這三者都有呢？照・信徒的經歷來看，不少人曾將這三類的地位都給過邪靈的。如果他知道了，他是在那一點或者那幾點，將地位給了邪靈，他就應當將他所給牠們的地位收回來。收回地位是得・拯救的唯一法子。信徒乃是因為給邪靈留地位，以致陷入今日的情形，所以，地位一消滅；信徒就可以自由。未更新的心思，必須更新；接受邪靈的謊言，必須檢出拒絕；被動必須改為自主的活動。我們現在分開看這三類地位的收回：

**更新心思：**神對於祂兒女的心思，不只要它在悔改時改變一番而已；乃是要它完全更新，好像透明的水晶一般。所以我們才看見聖經中有這樣的命令。就是因為信徒尚未完全脫離屬肉體的心思，以致邪靈能以藉・作工，使信徒起初不過是心思狹窄，不能容人；或者是心思昏昧，不能領會深奧的道理；或者是心思無知，不能負擔重要工作；過後則陷入更深的罪惡。這是因為「屬肉體的心思就是與神為仇」（羅八 7）。許多信徒知道羅馬書六章的教訓之後，就常以為他已經完全脫離屬肉體的心思了；豈知十字架的功效必須仔細的在人身上每一部分成功才可以。「算自己向罪是死的」（11 節）之後，怎樣還應當「不要容罪在身上作王」（12 節）；照樣，「心思改變」之後，還應當「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林後十 5）。心思必須完全更新，因為無論屬肉體的心思所剩的成分是怎樣的少數，總是與神為仇的。

我們若要更新心思，我們必須到十字架來。因為只有在這裏，我們才能得・更新。這個在以弗所書第四章說得很清楚。使徒在十七節十八節說到人屬肉體的心思是如何的昏昧，到了二十二節二十三節，就說到更新的法子。「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又要在你們心思的靈裏更新」（原文直譯）。我們知道我們的舊人是已經與主同釘了（羅六 6）；而這裏又勸我們應當「脫去」，好叫我們的心思更新。這樣看來，心思的更新是藉・十字架了。信徒應當知道，他的老頭腦也是舊人中的一部分，神要我們完全脫去。神在十字架所施行的拯救，不只要我們得・一個新生命而已，祂也是要更新我們全人魂的功用的。在我們全人最深處的救恩，必須逐漸「作出」來。今天的缺欠，就是信徒並不知道他的頭腦是需要得救的（弗六 17）；他們以為得救是一件攏統合混的事。不知神乃是要救我們的全人，使我們所有的本能都更新過，完全合乎祂用。心思就是我們本能之一。神現在就是要信徒相信十字架已經釘死他的舊人了；他現在專一的承認神對於他舊人的審判，用意志拒絕——脫下——他舊人的行為，其中包括他老舊的思想。他現在來到十字架底下，願意捨棄自己老舊的心思、老舊的想法、老舊的理論，信託神把一個新的給他。弟兄們，這是應當專一脫下的。更新你的心思是神的工作；但是，脫下——拒絕、不要、捨棄——你的老舊心思，乃是你的工作。你只管作你的部份，神必定成功祂的部分。當你專一的脫下之後，你就應當專一的相信神要為你更新，雖然你不知如何更新法。

今天也不知道有多少信徒，雖然得救了，得・新生命了，但是，到處總是帶・他的老思想。從前的理論、想法、成見，還是一點沒有改變，不過現在加上一重基督徒的殼子而已！現在還是用從前的心思、理論、想法和成見，來查考、領受或傳說屬靈的真理。自然難怪要陷入許多的錯誤，並引起教會許多的紛爭。神如何恨惡人用自己的能力來作祂的工，也如何恨惡人用自己的心思來想祂的真理。未更新的心思在靈性上是死的，裏面所發出來也都是死的。多少信徒雖然誇口其聖經知識的高深、神學理論的美好，但是，在有眼睛的人看來，不過都是死的。

當信徒這樣的知道他自己心思的老舊，並願意專一的靠·十字架來「脫下」之後，他應當一天過一天在實行方面拒絕一切出乎肉體的思想，不然就更新是不可能的。因為神雖然在一方面要更新信徒的心思，而信徒卻天天依舊的按·肉體而思想，神的工作就不能成功。

信徒應當忍耐的、堅決的將他自己的思想一一在神的亮光中查驗，凡不是出乎神、與神真理相反的，都要從心思裏「醉」出來，完全棄絕。就是一切用腦力領會神真理的地方，也應當完全拒絕。使徒告訴我們，未更新的心思是充滿了「各樣的理想」和各樣自高的意念的(林後十 5)；這些理想和意念，都是攔阻人真得·屬神知識的。信徒必須攻破這些，「所有的心意」都必須「順服基督」。如果信徒心思的情形尚未達到每一個的思想完全順服基督，是不可以的。使徒是說，「所有的心意」，所以，信徒不能放鬆一個。信徒應當查考他的思想：(一)是從他從前舊的地位而來；(二)或是從神新給的地位而來；(三)或是要以新的地位給邪靈。他應當查考，為甚麼他的心思是紛亂的？為甚麼有了成見的思想，有了反抗的思想，有了忿怒的思想呢？為甚麼對於某種的真理，我並沒有查驗就拒絕呢？為甚麼對於某人，我只憑·聽聞便反對呢？我有甚麼充分的理由沒有？或者就是天然的心思裏有了恨惡的意思呢？在這一個期間裏，每一個思想都要查驗，好叫每一個從舊造來的思想都檢出、除去。這從一般糊塗過日子的人看來，自然是一個最重的擔子，因為他們的思想是隨·黑暗權勢支配的，乃是野放的。但是，爭戰是爭戰，總不能用簡單的法子的。心思既是邪靈的堅壘，我們若不爭戰，就不能一一攻破之。仇敵是實在的，這是爭戰所證明的，因為有爭戰必有仇敵。既有仇敵當前，我們怎可忽略從事呢？

**謝絕謊言：**當信徒在神的光中查驗的時候，他要看見他自己在以往的時候，不知接受了邪靈多少的謊言，以致陷入今日的地位。(一)有時因為相信了邪靈的謊言，以致誤會神的真理，因而有錯誤的態度和行為；因·這些態度和行為，便引起邪靈的工作。例如：誤會了神與人的關係，以為神應當直接將祂的思想給他，便被動的等候並接受他所相信是從神來的思想，以致被邪靈所假冒，能以時常將類似的思想給他。(二)有時信徒因為相信邪靈所直接告訴他的話語，論到他身體的健康以及其他與他有直接關係的事，以致他的身體並事情便變作如邪靈所告訴他的。例如：邪靈在信徒的心思說，某件事必定臨到他的身上，信徒的意志並不抵擋，或者竟然完全接受，以致在不久——在邪靈指定的時候，果然有那一件事臨到他的身上。

信徒如果查究的話，要看見他的生命中，有許多的苦惱、軟弱、病痛，以及各種不如意的情形，都是因為他在從前曾間接或者直接的接受了邪靈所給他的謊言，因而使他變成今天的光景。若非因·直接相信牠們的話，便是因·相信牠們的話之後的行為，使各種有關係的事，都按·信徒所疑惑的和所恐懼的臨到身上。信徒若要得·拯救，必須明白甚麼是神的亮光，是神的真理。當初他乃是因為相信謊言，以致將地位給了牠們；現在他便因為謝絕謊言，將地位收回，而得自由。除滅謊言的惟有真理，像除滅黑暗的惟有亮光一般。所以，信徒必須尋求一切關乎他自己、神和邪靈的真理。他應當出代價來尋求真理。他應當專一的禱告，求神賜亮光給他，使他知道他自己的實在情形(真理)，知道他以來的經歷，在甚麼地方是受欺的，並因受欺曾吃了甚麼苦。他應當查驗他自己現今所受的精神上、身體上並環境上的苦，到底是從那裏來的；每一種苦臨到他身上，到底是為·甚麼原因，是因·他相信邪靈那一句的話呢，或者是因那一句的謊言所發生的那一個錯誤行為？他應當追本窮源的查驗，安靜地、禱告地、等候地查驗。

邪靈是最恨惡亮光和真理的，因為這個叫牠們失去工作的根據。每一句的真理要進入信徒的心思裏，都是經過爭戰的。邪靈不要信徒知道許多的事是牠們作的，也不要信徒知道他那一個的現象是因相信那一個的謊言而來的。牠們作工的原則，永遠是「不叫……光照……」(林後四 4)。所以，信徒在此應當最小心，就是在一切的事上，應當明白真理是其麼。真理的意思最少就是實在的情形。信徒自己雖然不能趕出邪靈，但是，他能將他的意志放在真理這一邊，叫邪靈失去牠們作工的地位。他最少能宣告說，他要真理，他要明白真理，他要順服真理；他的禱告和揀選就是拒絕邪靈所有的謊言，無論這謊言的外殼是一個思想、想像或者理論。他這樣作，會叫聖靈能以引導他黑暗的心思進入神光明的真理。在經歷上，信徒要看見，有時乃是經過了好幾個月(或者還要長)，他才能夠明白邪靈的一個謊言。他應當先在意志上拒絕邪靈一切的地位，然後，仔細的一一將邪靈的謊言推翻。從前所相信的，現在不信，逐一將地位收回來，不肯再稍為相信邪靈所說的，邪靈就要失去能力。

**認識常度：**如果信徒是因被動或者相信邪靈的謊言這兩個緣故，而陷入各種苦惱的光景中，他就有知道他自己「常度」的必要。由這兩個緣故而給邪靈以地位，都是會使信徒在各方面每況愈下的。思想力、記憶力、身體力以及別的，都要墜落。現在信徒知道了自己的危險，起來追求釋放。怎樣才算得·釋放呢？應當「復原」才可以。信徒如果要追求復原，他應當知道他的「原」本來是怎樣才可以。信徒應當知道，他有一個常度，就是他的原來情形；乃是在他受邪靈的欺騙之後，他才從那一點掉落下來。他應當知道他的常度怎樣。他就是從他的常度落到今天的地位來。如果他並沒有掉落下來，他就不必尋求復原。在此有幾件事是信徒應當注意的：我今天並不似從前，我今天比從前是差了許多；我今天的光景是我所不願意繼續的，我要回到我從前的光景。現在當問說：我今天的情形比我從前差得多少呢？我從前是如何呢？我現在應當如何才得回到從前的光景呢？

這個從前的光景，就是你的常度。你從而墜落的地方，就是你的常度。你如果不明白你的「原」或你的常度到底是怎樣，就請你問你自己幾句話：我一生下來思想都是如此紛亂麼？或者有一時並非如此的呢？我一生下來記性就是這樣的壞麼？或者有一時記性很好的呢？我一向都是如此不能睡覺麼？或者我曾有一時是睡覺的呢？我一向就是眼簾中有許多的圖畫，像影戲般來來去去麼？或者我有更清楚的時候呢？我從來就是這樣軟弱的麼？或者有一時我是更強壯的呢？我從來就是如此的自己管不了自己麼？或者我曾有一時比這個更好的呢？問了這些和類似這些問題之後，要叫自己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失去常度，有沒有被動並受攻擊，並且知道自己的常度到底是怎樣。

要明白自己的常度到底是怎樣，信徒必須先承認並相信，自己是有一個常度的。他今天雖然墜落了，但是，他總有一個程度是他在沒有墜落時本來所經歷的。這就是他的「原」，他現在應當追求向這點而去——復原。常度的意思沒有別的，不過就是一個人的正常光景而已。信徒如果難於定規甚麼是他的正常光景，就請他回憶，在他一生中間，那一個時候，是他的靈或魂或體「最好」的時候；他應當想到他的靈在甚麼時候是最剛強的，他的記憶力和思想在生平那一時期是最強最清楚的，他的身體在那一年是最康健的。當他明白了他生平最好的時期之後，就請他將那一時期的光景，當作他的常度。這是最少的限度，他應當達到這一個限度才可以。他若是生活在比這個還要低下的限度，他就不應當滿意。當知，如果他有一時可以達到那樣的光景，就沒有理由叫他現今必須趕不上那個時候的光景。何況那時的光景也許尚非他所能達到的最高程度呢。所以，他必須堅持他的常度，而不肯降下。



當信徒將他目前的光景與他從前的光景比較一下，他就知道他已是「遠不如前」了。在心思裏受攻擊的人，就要看見他自己記性和思想是如何的「遠不如前」；在身子受攻擊的人，就要看見他自己的力量怎樣的「遠不如前」。信徒既知道自己是這樣的從自己的常度墜落下來，他就應當用意志的辭絕和抵擋歸回到他的常度來。但是，邪靈對於這樣的「推翻」是不甘心的；牠們要對信徒說：你現今已經老了，自然不能盼望心思像少年那樣的強壯；人的本能都是應當越過越壞，越過越軟弱的。或者你是少年，牠們就要說：因你先天不足，所以你不能像別人那樣的長久享受一個強壯心思的福。或者牠要告訴信徒說：都是因為你當初工作過度了，所以現今你陷入這樣的地步。或者牠還要大膽一點說：你本來就是如此的，別人雖然比你更好，但這是因恩賜不同的緣故。邪靈就是如此的要信徒相信他軟弱的原因乃是天然的、自然的、應當的、並沒有甚麼希奇的。但是，信徒如果是沒有被欺、被動、乃是絕對自由的，這些話也許(不過是也許)有可信(還當試驗)之處；如果信徒是被欺、被動，就這些的推諉，以為甚麼都是天然的，乃是絕對不可相信的。信徒既已蒙恩得·比現今更好的光景——在靈性上、心思上和身體上，就不應當讓黑暗的權勢把他捆綁在更低下的地位裏。這些都是邪靈的謊言，他應當完全拒絕。

一件事我們應當注意，就是心思因·天然疾病而較弱下來，與因·將地位給邪靈以致軟弱下來，乃是絕對不同的。因·天然疾病而軟弱，人的神經就必定有了損壞。至於邪靈的工作，並不改變一個機關的性質，不過使之不能照常工作而已；人的心思並沒有損壞，不過是被動的，暫時不能作工而已；當邪靈趕出去的時候，就會恢復到當初的光景。許多瘋狂的人，多是因為他們的神經已有天然疾病，隨後被邪靈利用其疾病而騷擾之。如果沒有邪靈在後的工作，光是神經病，就也許是不難醫治的。

**推翻被動：**當信徒知道了他自己的常度之後，他最要緊的工作，就是應當爭戰回到他的常度來。他知道他有一個「原」，現在他要復原。不過我們應當知道，邪靈要保守牠們所得的地位，一若侵略者要保守牠們所佔據的領土一般。我們不能盼望邪靈會把牠們所得的地位拱手相讓的還給我們。邪靈如果不是弄到沒有辦法，牠們是不肯罷休的。所以，信徒應當知道，割讓地位是非常容易，而收回地位是需要工夫的。但是，一件事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國家怎樣有律法，律法的裁判怎樣最有權力，那一國任何的人怎樣應當完全按·律法而行；在神的宇宙中，也照樣是有律法的，律法的裁判也照樣是最有權力的，所有的靈、鬼是沒有法子違背的。因此，我們應當明白靈界中的律法，按·而行，就邪靈不得不歸還地位。

靈界最緊要的律法，就是凡一切與人有關的，都必須得·人意志的允許，才得成功。信徒就是在無知中接受了邪靈的欺騙，以致允許牠們在身上作工；現在信徒要收回地位，他就必須用他的意志推翻當初的允許，堅持「我」是「我」自己的人，邪靈不應當使用我的任何部分。在這樣的爭戰中，邪靈不能違法，牠們必須引退。信徒就是因為意志被動，以致心思也被動，以致心思被邪靈所佔據；現今他應當按·神的定律，宣告他的心思是屬他自己的。他現今要使用他自己的心思，不肯再讓外來的力量來鼓動、啟示、使用、催促他的心思。信徒如果繼續不斷的將被動的地位收回，而自己使用心思，就他的心思要逐漸自由，達到當初的常度。

在這爭戰的時候，信徒必須使用自己的心思。應當盡你所能的去作事。每一次都要主動，不要甚麼都是倚靠別人。如果作得到，甚麼都要自己決斷，不要被動的等候別人與環境。不要回顧以往和

掛慮將來，只要為・現在這一刻而活。用禱告和儆醒一步一步的前進。使用自己的心思，並且要思想——思想自己作甚麼，說甚麼，是甚麼。應當取消拐杖，不要藉・甚麼屬世的事物和法子來代替你心思的本能。當用你的心思來思想、來推敲、來記憶、來明白。

因為信徒的心思被動已久，所以，爭戰一直到自由的地位，也是需要時候的。信徒應當記得，當他還沒有自由之先，他心思裏的思想，有許多並不是他想的，乃是在他心思裏的邪靈想的。所以，在這時候的思想，是必須逐一查考過的；不然，恐怕已失的地位還未完全收回之先，新的地位又在不知或無知中給邪靈了。此時所有的控告和讚美，不一定是因・信徒是錯誤了或者作得好了，多有是因邪靈如此說而已。所以，如果心思裏充滿了灰心的思想，他不要以為真是沒有盼望了；或者充滿了高舉的思想，他不要以為真是美好了。

信徒還應當時常攻擊邪靈的謊言。凡邪靈在心思裏所提議的各種思想，信徒必須專一的用聖經的話語來回答。邪靈叫他疑惑，他就用相信的經言來回答；邪靈叫他灰心，他就用盼望的經言來回答；邪靈叫他懼怕，他就用平安的經言來回答。如果有不知用何經言的，就可以求神指示；或者認準其出自邪靈，就對他們說：「這是你們的謊言，我不要。」這樣運用聖靈的劍，是得勝的法子。

在這樣爭戰的時候，信徒必定不可忘記十字架的地位，他必須站立在羅馬書六章十一節上面，相信自己是已經向罪死了，向神在基督耶穌裏活了。他是已死的人，所以是已經脫離了舊造的；邪靈們現在不能再在他身上作甚麼，因為牠們能以作工的地方已經在十字架上了。信徒在每一次要拒絕邪靈，要使用心思的時候，總必須完全倚靠十字架所成功的。信徒必須知道他和主的死乃是一個事實，所以，他現在應當在邪靈面前堅持這個事實。他已是死的，邪靈對於死了的人是沒有權柄的。法老不能苦害紅海那邊的以色列人。這樣安息在主的死上面，要給信徒以最大的利益。

**【自由與更新】**當信徒這樣一步過一步的收回地位之後，其成效是逐漸顯明的。雖然在起初的時候，好像是越收回情形越險惡；但是，當信徒堅持要收回一切地位之後，他要看見邪靈逐漸失去能力，不能有所作為。當地位逐漸收回時，各種被動的現象也逐漸減少。信徒要看見自己的心思、記憶、想像、理性，逐漸可以自主，可以使用，邪靈不能再像從前那樣的攻擊了。在這個時候，還有一個危險，就是當信徒還未完全收回地位，也未完全復原之先，他便自以為滿足了，而不繼續爭戰。這樣留下餘地，要叫邪靈在將來還可死灰復燃。信徒必須繼續收回主權，直至自己真是完全自由為止。當信徒站立在十字架的根基上面，使用自己的心思，拒絕邪靈的僭越和老舊的想法，就不久要完全得・釋放，信徒要看見他自己真是作他自己一切思想的主人。

我們現在將從被動到自由的程度，總述之於下：

- (一)信徒的心思本是照常的；
- (二)信徒陷入被動，要神用他的心思；
- (三)信徒以為因・(二)的緣故，他現在是得・一個新的心思了；
- (四)其實信徒乃是被邪靈所攻擊，落到常度之下；
- (五)信徒的心思軟弱無能；
- (六)信徒爭戰，要收回他在(二)所給的地位；

- (七)信徒的心思好像比從前更壞、更混亂；
- (八)其實信徒乃是逐漸自由；
- (九)信徒堅持他自己的主權，要收回被動的地位；
- (十)被動推翻，地位復原；
- (十一)信徒堅持他的意志，不只保守了常度，並且——
- (十二)使心思完全更新，能作從前所不能作的工。

——倪柝聲《被附後的釋放》

## 第六章 完全的自由

但是，心思不過是問題中的一部分，還有其他的問題要解決，才能得·完全的自由。

奉獻的信徒可以愚昧的、受欺的陷入被動好幾年，而仍不知自己地位的危險，以致越過越被動，直至被動的範圍廣大無邊，使信徒在心思裏、情感裏、身體裏和環境裏，受了不可言宣的痛苦。所以，將奉獻真義傳給這樣的信徒，是頂要緊的。我們已經很注重的說過知識的緊要，這是因為在解救被動中，知道真理是絕對需要的。沒有真理的知識，就解救是不可能的。我們知道，被動的信徒所以陷入這樣的地位，是因為受欺，受欺的原因是因為愚昧無知識，不然就無受欺的可能。

**【認識真理】**所以，認識各樣事的真理——認識與神同工的真理，認識邪靈作工的真理，認識奉獻自己的真理，認識超凡事物的真理，乃是解救的第一步。信徒必須認識關乎自己所有經歷的來源和性質的真理，他才有得·解救的盼望。因為信徒是先(一)受欺，然後(二)被動，(三)被附，(四)更受欺被動；所以，信徒若要得·自由，免去被附和被附以後所發生的受欺和被動，他就必須先除去當初(一)的「受欺」；如果(一)的「受欺」撤除，就(二)(三)(四)的「被動」「被附」和被附之後的「受欺」和「被動」，都要次第瓦解。受欺為邪靈開門，使之有進來的可能；被動為邪靈留地位，使之有站住的可能；這樣作的結果就是被附。要撤除被附，必須撤除被動；要撤除被動，必須撤除受欺；要撤除受欺，惟有認識真理。所以，認識真理是得·釋放的第一步。真的，惟有真理能使人自由！

我們常常警告信徒有關一切超凡經歷(如異象、聲音、神蹟、奇事、火燄、方言、感覺等)的危險。我們並非說所有超凡的經歷都是應當拒絕、厭棄、反對的；如果這樣，就非聖經的教訓，因為聖經告訴我們，神也曾作許多超凡的事。我們的目的是要信徒明白，超凡經歷的來源不只一個，神會作，邪靈也會做作。分別甚麼是出於神的，甚麼不是，乃是最緊要的。信徒如果未向情感的生命死，而熱切貪求感覺上的經歷，他就要在這裏受欺。我們並非說信徒應當拒絕一切超凡的事，但是我們勸信徒應當拒絕一切撒但的超凡。我們在這裏就要將聖靈作工和邪靈作工的根本不同處指明出來，好叫信徒知道分別。

現今信徒的受欺，可以說在超凡的事上是特別的多。就是因為受欺的緣故，就叫邪靈依附。我們所切望的，就是信徒在對付超凡的事上，應當先下一番分別的功夫，以免受欺。信徒所應當緊記不忘的，就是如果是聖靈以超凡的經歷給他，他是依然能用他自己的心思的；而且並不需要他完全或局

部陷入被動，才會得·；就是得·之後，也還可以用自己的良心來分別善惡而定去取，並無一種強迫的情形。邪靈若以超凡的經歷給人，人就必須陷入被動，心思必須空白，一切的舉動都是受外來力量強迫的。這是根本上不同的地方。使徒在哥林多前書十四章說出聖徒屬靈的超然恩賜，其中有啟示，有預言，有方言和其他超然的表顯。使徒承認這些都是從聖靈來的；但是，他在三十二節將這樣屬神恩賜的性質告訴我們：「先知的靈，原是順服先知的。」使徒以為先知(信徒)所得的如果真正是出乎聖靈，就他所得的靈是順服他的。如果是聖靈在人身上將各樣的超凡經歷給人，使徒說，這靈乃是順服那人的，靈並不違反人的意思而使用人身體的任何部分，那人仍是能以自治的。一切順服先知(信徒)的靈，才是從神來的。一切要先知順服他的靈，都不是從神來的。所以我們不應當拒絕一切超凡的事，不過當看這超凡的靈有沒有要人被動的順服而已。如果我們看見人在得·方言或其他類似的恩賜時，竟然自己不能作主——自己要說不能說，自己要靜不能靜，不能安坐，強制被摔在地，有了外來的力量管治他——就是表明他所得的靈乃是邪靈。這就是聖靈和邪靈作工根本不同的地方。前者要人完全自主，後者要人完全被動。所以，信徒如果要知道他自己的經歷到底是那裏來的，他就應當在這裏察看一下是否被動，就足以解決一切的問題。信徒所以受欺，就是因為他不知這根本的真理。

信徒若要自由，他的愚昧必須除去；換言之，他必須認識真理。認識真理的意思無他，就是知道一個靈的真相而已。撒但的謊言捆綁信徒，神的真理釋放信徒。但是，難處就是在此，認識真理是需要代價的。因為這樣的真理要動搖信徒從他以往經歷所得的榮耀。他以為自己是比別人加倍長進的，已經屬靈了，是不會錯誤的。如果要他承認他是有被鬼附的可能，或者要證明他實是已經被鬼附了，是何等的難呢！如果信徒不是願意忠誠於神所有的真理，就很難接受這一種叫他苦痛、叫他謙卑的真理。接受自己所喜歡的自然不難；要接受叫自己失去虛榮的真理，真是不易。但是，抵擋這樣真理最厲害的人更應當小心，恐怕他就是被鬼附的。自然，知道自己是可以被欺的，還容易一點；知道自己是已經被附的，並且要這樣承認，是何等的難呢！神必須施恩，不然，信徒就是知道了真理，還是要抵擋的。接受真理是得救的第一步，信徒必須肯知道一切關乎他自己的真理。不過，願意知道自己屬靈和超凡經歷的真相，是需要謙卑和誠實的。

被附的信徒得·真理的程途不同。有的是因受捆綁太厲害，以致在凡事上都失去自由，因而醒悟過來知道自己的真相；有的因信徒的經歷中雖然九成九都像是出乎神的，但是，卻有一點點不當有的夾雜在內，使信徒疑惑其到底真否從神而來，就明白了真相；有的是因別的信徒將真理傳給他，使之明白真相。但是，無論如何，信徒總不可拒絕頭一線的亮光。

疑惑是得·真理的第一步。這並不是疑惑聖靈，也非疑惑神和祂的話語，乃是疑惑自己以往的經歷。這樣的疑惑是需要的，也是合乎聖經的，因為神要我們試驗靈(約壹四 10)。既相信了就不必試驗。要試驗，必是不能決定其從何而出。信徒常有一種錯誤的思想，以為如此試驗，恐怕得罪聖靈。豈知要我們這樣試驗的，就是聖靈。如果是聖靈，就經過試驗還不失其為聖靈。如果是邪靈，就可以揭穿其假冒。真的是神叫你陷落到今天的地位麼？真的聖靈工作中也有相反的麼？真的你在甚麼事上都不會錯誤的麼？

信徒最錯誤的，就是以為自己是永不會錯誤的；別人會，自己不會。這就叫他要受欺到底。但當信徒得了真理一點的亮光之後，他就要承認他是有被欺的可能的。這就叫真理有作工的機會。當他

這樣的自卑之後，他就要看見他自己是被欺的。他現在將神作工的原則和邪靈作工的條件比較一下，就看見他以往的經歷，都是在「被動」裏得。他乃是履行邪靈作工的條件，而得許多奇異的經歷——起初是使他快樂的，後來是使他苦痛的。他將自己以往的態度，和神作工的原則，並邪靈作工的條件對照一下，他知道他是沒有活潑與神同工的，乃是被動的隨神主張。因此，他所有美好或苦惱的經歷，都必定是從邪靈來的。到了這地步，他就要承認自己是受欺的。信徒不只應當接受真理，並且應當承認，惟獨如此，撒但的謊言才得消滅。信徒在這裏的經歷，就是：(一)相信信徒是有被欺的可能；(二)我也有被欺的可能；(三)我是被欺的，現在應當追問：(四)我是為甚麼被欺的？

**【地位的發現】**現在自然可以斷定的說，信徒是曾以地位給邪靈的，現在就是要查問，到底這個地位是甚麼？當信徒還未查問他自己裏面到底給了邪靈甚麼地位，讓他重新查考，地位到底是甚麼？不然，他就要將被附算為別的甚麼，或者將別的甚麼算為被附。也許他要將平常在靈中與黑暗權勢的爭戰，與要求自由脫離鬼附的爭戰相混，因而給邪靈以便利。

信徒應當知道，凡接受邪靈的假冒，容讓意志被動，和相信牠們所注射的思想的，都是以地位給邪靈。我們目下所最注重的被動，就是說，讓自己的心思或身體陷入死寂的狀態；不用自己各種的本能；停止有意識的管理心思；停止使用意志、良心和記性。這被動是一個主要的地位。信徒們被動的度數是不同的。被動程度的深淺，定規其人被附的深淺。不過無論信徒被動的程度如何，他若有「被動」，就當除去這地位。信徒應當堅決的、專一的、長久的反對邪靈在他身上得甚麼地位。特別應當反對他所受欺過的那幾點。被欺的信徒最緊要的，就是知道他失去的地位是甚麼，而將這地位收回。

普通的思想，以為對於鬼附的事，不過只要奉主的名把鬼趕出去而已。但是，對於信徒的被鬼附，這個方法還不是完全的，這是因為信徒被附的原因，和外教人被附的原因是不同的。外教人的被附乃是因·罪，信徒的被附乃是因·受欺。所以信徒得·拯救的方法，就是不再受欺。如果鬼附的原因是在乎受欺，而我們只命鬼出去，就我們所對付的，不過是果而不是因。這樣作雖有一時的效力，但是並沒有長久的自由。因為被鬼附的因——地位——如果沒有對付過，就鬼雖然一時聽命出去，不久因其裏面尚有地位，仍可以回來。這並非一種理想，因為主耶穌在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至四十五節所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如果鬼先前所住的「屋」未曾拆毀，就雖然鬼可以一時出去，但不久還是要回來的，並且要使這人比先前還不好。這「屋」就是人所給邪靈的地位。

所以，趕鬼雖然是緊要的，對付地位也是不可少的。進而言之，鬼就是趕了，地位如果沒有對付過，就趕鬼也是沒有用處的，因為鬼還要重來。就是為·這個緣故，我們看見許多信徒，雖然奉主的名趕鬼了，但是，竟不會使自己或別人有長久的自由。我們應當注意，鬼是可以趕的，但是，地位是不能趕的。地位是需要收回的。受欺的地位、被動的地位，如果不是專一並繼續的收回，就其人斷無長久的自由。

信徒如果不收回他所給邪靈的地位，就是叫邪靈可以進來，可以站住的原因，他雖然奉主的名趕自己身上的鬼，或者別人奉主的名為他趕鬼，鬼也好像離去了，他還不是真正自由的；因為這不過是說，鬼某種的表演是沒有了，也許牠們要換一種表演，或者這一種的表演不過要暫且一停，免得繼續受更重大的攻擊，等到信徒稍懈時，還要重新顯明。總之，地位若未對付過，鬼總是有所憑依的。

心思必須接受真理，意志必須活潑、主動、堅決的反對一切被動的地位，才是辦法。

所以，當信徒看見自己是因·受欺而被鬼附，就應當尋求亮光，知道自己給邪靈的地位是在那裏，而將這地位撤除。邪靈所以得進來，是因有地位；地位撤除，就可叫牠們離開。

所以，當信徒看見自己曾在甚麼事上以地位給邪靈，就應當收回地位。他既是因·不自主、不自治，陷入被動，以致被附；他就應當活潑的使用他意志，藉·神的能力，在諸般的試探和苦難中，反對黑暗的權勢，以取消當初所給牠們的允許。被動是逐漸而來的，所以也要逐漸而除去。當信徒發現多少時，他才能棄絕多少。如果被動的期間已長，就解救的期間也甚長。下山容易上山難，因此，被動容易自由苦。信徒需要全人的同工，收回以前所失的一切地位，才會自由。

信徒必須禱告求神指明他是在那裏受欺的，並且還要誠心、願意、愛慕神將他全人的真相都指明給他看。普通說來，信徒所懼怕聽見的，和聽見人家提起就難過的事，最多就是他所給邪靈的地位。如果信徒懼怕對付甚麼，信徒就應當對付那件事，因為十九邪靈在那裏是有地位的。信徒必須從神那裏得·亮光，來查驗自己的症候和其他原因；知道之後，就要專一的從邪靈手中收回。光照是必須的。不然，信徒就要以超然的當作天然的，以屬靈(邪)的當作屬身體的；這樣就叫邪靈可以長久依附而無阻礙；這樣的態度，就是對鬼附說「阿們」。

**【收回地位】**在一切給邪靈的地位中，都有一個共同的原則，就是被動，意思就是意志不活動。所以，現在要將地位收回來，意志必須活潑過來才可以。信徒此時必須(一)順服神的旨意；(二)反對撒但的旨意；(三)運用自己的意志，並與聖徒們的意志聯合。收回地位的責任，都在意志身上。因為被動的是它，所以，反被動的也應當是它。

意志最初一步的工作就是定規。定規就是把意志安定向·一個方向而去。信徒因·受邪靈苦害，被真理光照，蒙聖靈激動的緣故，就再受不住繼續被邪靈所依附。因此他就天然的被神引導到一個恨惡邪靈的地位。因此他就天然的定規要反對邪靈一切的工作。他定規要得·自由，定規要自己作主，定規要驅逐邪靈。神的聖靈在他裏面作工，使他對於邪靈發生忿恨的心，越受苦害越恨，越覺得不自由越恨，越想越恨，越過越恨。因此他就定規要完全脫離黑暗的權勢。這樣的定規乃是收回地位的第一步。如果這個定規是真的，就將來無論因收回地位而被邪靈如何反對，都是不肯反顧的。定規就是說，全人決斷今後要反對邪靈。

信徒還應當用意志來揀選，意思就是要，並定規他的將來。在爭戰的日子中，信徒的揀選是有功效的。信徒應當時常宣告說：我揀選自由，我要自由；我不要被動，我要用我自己的本能；我要認識邪靈一切的詭計；我要邪靈失敗；我要與黑暗權勢完全斷絕關係；我拒絕邪靈一切的謊言和推諉。這樣用意志來揀選，並且時時如此宣告，在爭戰上是大有利益的。我們應當知道，這樣的宣告，不過是表明信徒如此揀選而已，並非脫信徒定規要作這些事。黑暗的權勢並不受信徒「定規」的影響，但是信徒如果靠·神的能力，用自己意志專一的揀選來反對牠們，牠們就必定奔逃。這都是與人有自由意志的原則有關。信徒當初雖然允許其進來，但現在卻能揀選與當初所允許者相反的事，因此就叫邪靈沒有立足地。

在這樣的爭戰中間，意志各方面的工作，都應當活潑的進行。除了定規、揀選之外，還應當抵

擋，意思就是意志發出力量以與邪靈相對抗。同時也當辭絕。辭絕就是意志把自己關閉起來，不願再以甚麼給邪靈。信徒應當抵擋邪靈在他身上的工作，同時，也當辭絕邪靈。抵擋不過叫邪靈不得往下作工；辭絕是取消從前所給邪靈的允許，就是引起牠們作工的允許；所以，抵擋再加上辭絕，就叫邪靈不能作工。我們前面應當抵擋，後面應當有辭絕的態度。例如：我們辭絕邪靈說：我要「決斷」，這意思就是我們用意志抓住自由；同時我們還應當有抵擋，意思是用力量以與仇敵周旋，要保守意志藉・辭絕所得的自由。這樣的辭絕和抵擋，必須繼續到完全自由為止。

抵擋是一種的確的爭戰。抵擋需要靈、魂、體的力量都來，而其中主要的力量就是意志。定規、揀選和辭絕，多是在態度方面，抵擋卻是在實行方面。抵擋就是表明態度的行為。抵擋就是靈中的摔跤，就是意志用靈力將邪靈推出牠們現今所站立的位置，就是向黑暗權勢的陣地進攻。抵擋就是用意志的力量來趕，來驅逐，來推開。邪靈站立在信徒所給牠們的地位上，雖然看見了信徒反對牠們的態度，卻要霸佔其當初所站立的位置，不肯引退。抵擋就是信徒用「實力」以驅逐邪靈。抵擋就是信徒用靈力「押」邪靈，而使之「搬」離。所以，信徒在抵擋的時候，必須用力運用意志出來驅逐邪靈。只在態度裏宣告是少有用處的，態度和實行當同時並行。只有抵擋而無辭絕，也是少有用處的；因為當初給邪靈的允許，必須收回。

在收回地位中，就是信徒一方面用意志來定規，一方面揀選並辭絕(拒絕)，在另一方面用意志來抵擋。定規爭戰，揀選自由，辭絕邪靈，抵擋仇敵再霸佔地位以捆綁自由。在定規、辭絕、揀選、抵擋的中間，信徒就是為・自己的主權而爭戰。自由意志這件事是永不可忘記的。神將自由意志賜給我們，所以我們是我們自己的主人。現今邪靈竟然霸佔了我們的肢體和本能，而作我們「人」的主人，我們的主權當然喪失了。當信徒收回地位時，他就是反對邪靈如此的「代替」了他，所以出來爭戰。信徒應當時常說：我不願意邪靈侵佔了我的主權，我不願邪靈侵犯了我的人格，我不願邪靈依附了我的……不願瞎・眼睛跟隨邪靈，我不願邪靈利用我這個人，我不願阿，我真不願阿！我要作我自己的主人，我要知道我自己是作甚麼，我要自己管治自己，我要我的全人順服我的自己，我拒絕邪靈在我身上所有的作為，我拒絕牠們所有作工的權利。當信徒用意志這樣的說他自己的定規、揀選和辭絕時，就叫邪靈沒法往下作工。意志既如此的定規、拒絕並揀選，信徒也就應當用意志來抵擋。

信徒這樣的用意志收回地位，就是說，他的生命有一個新的起頭。以往的已經錯誤了，現今應當重新起頭。所有從前奉獻給邪靈的，現在應當都討回來，全人的靈、魂、體要從仇敵手中要回來，重新完全奉獻給神。從前因・無知所給邪靈的地位，現在逐一都推翻。從前給牠們的主權，現在都撤回。法子如下：

從前所接受的，今當拒絕。	從前所相信的，今當不信。
從前所接近的，今當遠離。	從前所已作的，今當拆毀。
從前所約定的，今當註銷。	從前所已說的，今當收回。
從前所應許的，今當反背。	從前所聯合的，今當解散。
從前所順服的，今當抵擋。	從前所靜默的，今當出聲。
從前所同工的，今當反對。	從前所給與的，今當不與。
從前所有的考慮、商議、允許，都當推翻；所有的禱告答應和醫治，也都當拒絕。	

這些都是對邪靈而發的。從前誤將邪靈當作聖靈，所以竟然與邪靈有了那樣親密的往來。現今知道了，所以要撤回從前在無知中所給牠們的一切。將地位給邪靈，乃是在一件一件的事上逐一給牠們的，所以收回來也是一件一件逐一撤除的。最大攔阻信徒完全得·自由的，就是信徒只願意攏統的、包括的、含混的用意志將所有的地位都收回來，卻不肯逐一的、仔細的、一點過一點的將地位收回來。攏統的反對邪靈得·地位，不過使信徒的態度不錯而已；若要得·自由，這就必須仔細的將所有的地位都收回來。這好像是很難的，但是，如果意志是要得·自由的，並用禱告以求神的光照，就當聖靈將過去的一切逐一指示信徒時，只要他一一的抵擋之後，甚麼就都消散了。信徒若肯忍耐的進前，他要看見這是一個實在的解救，一件過一件，他是向·自由而去的。攏統的抵擋表明我們是反對邪靈的，仔細的抵擋叫邪靈不得不撒手放棄其所已得的地位。

信徒意志的被動，好像是下山一般，一級過一級的下降，直到陷入最卑下的地位。現在他要收回地位，好像就是回轉過來，再搶級而升一般。從前走下來是經過多少階級，現在回頭再上，也要再經過多少階級。沒有一級是可以留下不走的。從前是逐漸被動；現在要逐漸明白，逐漸活潑。從前所有被動的地方，現在當一一推翻過，一一收回來。他的腳現在多回頭向上升一級，就是多收一級的地位。他從前是多走一級，就低降一級；現今是多走一級，就上升一級。一件事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我們最近治邪靈的，多是我們最先收回來的。好像我們所走下的末了一級，乃是我們上升的頭一級一般。

信徒這樣的推翻地位，必須達到當初自由的地方才可以。信徒必須知道他自己是從甚麼地方下降的，所以，他現在應當回到當初的情形才可以。他應當知道他自己的常度如何——本來意志是如何活潑的，心思是如何清明的，身體是如何強壯的；和現今的情形如何，兩相比較，就會知道自己因·被動究竟下降了多少。現在他就應當時常把他這個常度擺在面前，總要以上升到常度為最低的限度。如果他的意志不會活潑到再會管理他全人的任何部分，他就不應當滿意，因他還未回到當初的常度。在信徒要得·自由的程度中，他應當把他自己的常度看得最分明，才不至沒有回到常度，就以為自己自由了。

所以，無論是我們的思想、記性、想像力、是非之心、裁決力、愛心、揀選力、抵擋力，或者我們身體的那一部分，陷入被動，失了常度，叫我們不能自己作主，好像是在我們主權之外，不能再為我們所用的，我們憑當完全收回——用我們的意志反對這樣的被動，用我們的意志使用這些的本能。信徒一陷入被動，邪靈就抓住他被動的機關，代替他使用，或者與他一同使用。當信徒看見自己的實在情形，而要收回地位，自己使用自己的機關時，他要覺得非常之難。因為：(一)他自己的意志還是軟弱，不足主使一切；(二)邪靈用盡其力量以與之相抗。例如：他是在「決斷」這件事上陷入被動，他現今要註銷這個地位，不再許邪靈作工，自己定規要自己來「決斷」，不再受邪靈的管轄，他就要看見：(一)他自己不能決斷，(二)邪靈不讓他決斷行動。當被附的信徒推翻邪靈的主權時，邪靈便不讓牠們的囚犯行動甚麼。

現在信徒必須揀選，到底他自己永遠不動呢？或者讓邪靈動他呢？自然他不願讓邪靈這樣的使用他。所以，雖然他一時還不能「決斷」甚麼，但他不准邪靈來用他的決斷力。為·自由的爭戰，就在此時起首。這個爭戰完全是意志的爭戰。因為意志陷入被動，也就容讓全人的各機關都陷入被動，



以致意志(人)失了主權，不能再自由的管治支配全人的各機關，以致邪靈進來代替意志(人)管治，並支配全人的各機關；所以，現今若要得·自由，就必須意志起來：(一)反對邪靈的主治；(二)收回已失的地位；(三)自己活潑的與神同工，而使用自己的全人。現在甚麼都在乎意志。當意志反對邪靈，而不准邪靈再霸佔其機關時，邪靈就要退出。我們已經說過，是因信徒允許的緣故，邪靈才得進來；所以，信徒現今的辭絕，就取消了當初的允許，叫邪靈失去其侵犯的根據。當信徒再仔細的在所有的地位上抵擋，就叫邪靈失其工作的可能。

地位的每一寸都應當收回，欺騙的每一點都應當揭穿。信徒應當忍耐的在每一件事上，與仇敵爭戰，並且應當爭戰得「透」。應當知道辭絕一切的地位；這並非說已經收回一切的地位了，因為不一定在辭絕的時候，所有的地位便立即收回了。邪靈還要作最後的掙扎，信徒的意志還應當經過最劇烈的爭戰，才會強壯，才會充滿能力，才會自由。所以，對於推翻地位，信徒必須繼續進行。並且要恆忍的推翻，一直等到地位的每一點都揭露，都辭絕，都消除，好叫全人的機關能隨·人的意志而轉動。所有被動的機關，都應當恢復到它們作工的常度。心思必定應當會思想得清楚，以致能思想意志所要思想的題目，並且沒有思想是出乎意志管治之外的。記憶力必須會記憶自己所要記憶的，而不充滿了自己所不願意有的思想。他身體的舉動如唱詩、說話、誦讀、祈禱，都必須被意志管治。意志必須活潑，以致能作全人的主人。所有全人的各種才幹，必須都會照·常度而工作。

信徒不只應當拒絕邪靈所立的地位，並且也當拒絕一切邪靈的工作。信徒就是運用自己的意志，取一種反對邪靈所有工作的態度。這個要叫邪靈受虧。再後就求神賜給亮光，使他知道甚麼是邪靈的工作，因而逐一拒絕之。邪靈在信徒身上的工作是：(一)代替信徒動作，(二)影響信徒去動作。因此信徒應當拒絕邪靈(一)代替他動作，(二)影響他動作。信徒不只應當拒絕引導邪靈進來的地位，並且也當拒絕保守邪靈常在裏面的地位。當信徒這樣抵擋的時候，他要看見邪靈要多方阻擋；所以，他若非竭全力與之周旋，他就不能回到常度而得自由。當信徒這樣爭戰的時候，他要看見他一時竟然不能用自己的本能。但是，當他竭力以攻擊邪靈的全力時，他的意志就從被動完全回到活動來，就能管治他自己的全人。被動和被附都是在爭戰中消滅的。

當信徒這樣的爭戰以收回地位時，他就要經過非常苦痛的日子。信徒要因·黑暗權勢的反抗，和自己堅決要自由的緣故，而感受重大的苦楚，並且發生非常的奮鬥。當他要用自己的意志(一)以抵擋邪靈的主權，並(二)行使自己的職權時，他要看見霸佔在他裏面的邪靈是如何抵擋他的。當他起首爭戰的時候，也許他還不知道自己的墜落有多深；是當他起首一點過一點與邪靈爭戰，把地位收回而感受邪靈的反對與捆綁時，他才知道自己墜落原來已有這麼深。就是因為邪靈這樣的抵擋他，不願他脫離牠們的捆綁，信徒就要看見當他起首爭戰收回地位之後，他的病狀是比從前更壞的。好像越爭戰意志越沒有力量，被附的地方也越見其紛亂，難以作主。這種情形就是得勝的標記。信徒雖然要覺得更壞，但是，在實際上是更好，因為這樣的病狀是對我們說，抵擋已經發生效力了，邪靈已經覺得我們的攻擊了，所以牠們起來反抗，但這不過是最後的掙扎，我們如果堅持，就牠們必定應當離開。

在爭戰的時候，最緊要的就是信徒時常站立在羅馬書六章十一節上面，承認他是與主合而為一的人，所以，主死了，他也是死了。這樣的信心叫我們脫離了邪靈的權柄；因為對於已死的人，邪靈是沒有權柄的。這樣的地位必須站立得牢。也應當學習運用神的話語以攻擊仇敵所有的謊言。因為在

這樣的時候，邪靈最會告訴信徒，他已經墮落太深，不能挽救了。或者在爭戰受苦的時候，特別在邪靈末後掙扎，使信徒經歷空前的苦楚時，使信徒灰心，以為他已絕望，不能再自由了。信徒如果聽牠們，就真要陷入最深的危險。信徒在此應當知道各各他已經敗壞了撒但和牠的邪靈(來二 14；西二 14-15；約壹三 8)，救恩已經完成，叫每一個人都能在經歷上，脫離黑暗的權勢，進入愛子的國裏(西一 13)。並且，因·收回地位而受更大的苦，就可知收回地位是邪靈所懼怕的了；因此你所作的已經是不錯的了，地位更是應當收回的。所以，邪靈無論在你身上有甚麼新的表顯，叫你受苦或者別的，你只要認得其出乎邪靈，便專一的辭絕這些的表顯，不要再顧它們，不要為之難過，也不要談論及之。辭絕之後，就可不理。

如果信徒這樣忠心的不顧暫時的苦惱，而奮勇用意志收回地位，他就要看見他身上的自由逐漸恢復了。地位如果逐一的辭絕，逐一的收回，就鬼附也逐一的衰微下來。信徒如果不再以新的地位給邪靈，就鬼附的權力，要照·地位的縮小而減少。雖然也許還有一時信徒才得完全自由，但是，信徒現在已是向自由之路去了。從前也許不顧自己怎樣，不顧自己的感覺、外貌和飲食，現在都要逐漸覺得了。信徒此時不要誤會以為他的靈命現在必定是退步了，所以才覺得這些事；他應當知道，這是因當他深深被鬼附時，他失去了自覺，現在他起首自由了，所以又覺得這些事。這樣的知覺，不過是表明邪靈從前依附在知覺裏，現在已經離開了。到了這步的信徒，應當忠心的進前，因為他要完全得·釋放。若未回到常度，信徒不應當以已見小效便自足了。鬼若要趕得乾淨，地位必須收得乾淨。

**【真正的引導】**我們現在應當明白，甚麼是神真正引導人的方法，並人的意志和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關係。

我們應當知道，信徒順服神是應當無條件的，並且，當他靈命達到最高點時，他的意志與神的旨意完全是一致的。但是，這並非說信徒今後就沒有意志了。意志的本能還在，不過火氣已經失去了。神還是需要人用意志的本能與祂同工，成功祂的旨意。我們看主耶穌的榜樣，就知道一個完全與神聯合的人，他意志的本能還是存在的。「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來者的意思」(約五 30)；「我……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來者的意思」(約六 38)；「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廿二 42)；在這裏我們看見主耶穌——祂是與父合而為一的——在父的意志之外，還有祂自己個人的意志的。這裏並非說，祂沒有祂自己的意志；乃是說，祂不求、不行、不要成就而已。所以，一切與神真實聯合的人，都不是說其人應當取消其個人的意志機關；乃是說，他應當把他的意志放在神旨意那邊而已。

所以，真正的引導，並非要求信徒變作機械來順服神，乃是信徒活潑的遵行神的旨意。神不要信徒盲從祂，神要信徒有意識的運用自己的全人，以遵行祂的旨意。懶惰的人就是喜歡神代替他活動，他就是被動的跟隨。但是神不要信徒懶惰。神要信徒活潑的預備了自己的肢體，用功夫查考明白神旨意之後，就主動的順服。信徒要實行順服神，他的經過如下：(一)願意要遵行神旨(約七 17)，(二)在直覺中蒙聖靈啟示神旨(弗五 17)，(三)蒙神加力使其決斷遵行(腓二 13)，(四)蒙神加力使其執行(腓二 13)。神並不代替信徒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信徒在明白神旨之後，他就應當立志遵行；立志之後，就應當支取聖靈的力量以實行遵行。

信徒所以必須支取聖靈的力量，是因信徒自己的意志如果是單獨的，乃是非常軟弱的，「立志……由得我……行出來由不得我」(羅七 18)。這句話，常是真實的。所以必須有聖靈加增我們裏面的人的力量，好叫我們能夠實行順服神。先是神在我們裏面運行，使我們立志，後是神在我們裏面運行，使我們行事成就祂的美意(腓二 13)。

神乃是在我們的直覺裏啟示祂的旨意。信徒的意志如果與祂是聯合的，祂就要加增信徒的力量，使之能照其旨意而立志，也能實行出來。祂要求信徒與其旨意聯合一致，但祂並不肯代替祂的兒女使用他們的意志。神創造和救贖人的目的，就是要人的意志完全自由。因·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恩，信徒今能自由的揀選神的旨意而遵行。因此，在新約中我們看見有許多的命令(都是關乎生命和敬虔的)，都是要信徒運用自己的意志來揀選或拒絕的。如果神要取消意志的本能，就這些命令有何意思呢？

屬靈的信徒，乃是有全權足以使用自己意志的人。他應當時常揀選神的旨意，辭絕撒但的旨意。雖然在許多的時候，他還不知甚麼是出乎神的，甚麼是出乎撒但的，但是，他還能揀選，還能推辭。他可以說：「我雖然不知甚麼是屬神的，甚麼是屬鬼的，但我揀選屬神的，拒絕屬鬼的。」他雖然不知，但他可以「存心」要屬神的，無論那一件屬神的；他可以本·態度不要屬鬼的，無論那一樣是屬鬼的。在每一件事臨到身上時，信徒都應當有這一種的揀選和拒絕。不知道不要緊，不過你總當定規揀選神的旨意。你可以說：「當我一明白甚麼是神的旨意，我必定要。我總是揀選神的旨意，我總是拒絕撒但的旨意。」這樣作法，叫神的聖靈能在你裏面作工，使你反對撒但的意志一天更剛強過一天，使撒但一天過一天更夫去勢力。當你這樣的繼續在存心上拒絕撒但的旨意，並且求神證明甚麼是出乎祂的時候，祂在不久的時候，就要叫你在靈裏知道。—— 倪柝聲《被附後的釋放》